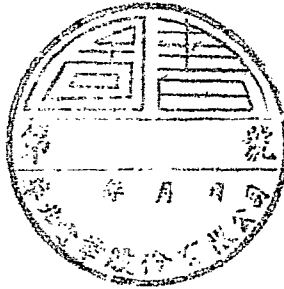


家 庭 研 究 社 叢 書

婦 女 職 業 問 題

易 家 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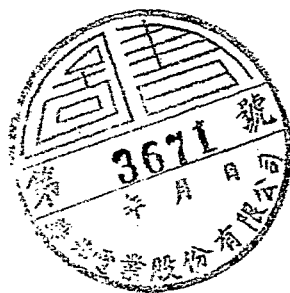


上海 泰東圖書局 印 行

1923



3119.



# 婦女職業問題

## 目次

- 一 問題的由來——古代婦女職業生活 || 黃金時代 || 白銀時代 || 青銅時代 || 黑鐵時代 || 婦女爲家事育兒所限制 || 男子的附屬者 || 職業生活之復活的要求。
- 二 相反的兩說——反對婦女職業生活者 || 塔白耳 || 婦女不適於職業生活而適於家庭生活 || 重視婦女之「性」的領域 || 贊成婦女職業生活者 || 紀爾曼 || 區分「性」之害處 || 職業生活適於婦女 || 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 || 反對家庭生活
- 三 女權與母權——愛倫凱 || 母性教育 || 家庭之復興 || 但非絕對

的反對婦女職業生活 || 沙麗白 || 男性的辯護者 || 競爭的誤解

|| 麥梨沃爾絲通克拉夫特 || 兩性平等 || 兩性須互相理解和扶

助 || 批評者 || 山川菊榮 || 女權論的缺陷 || 母權論的不徹底和

危險

四 個人的管見 || 主張婦女應有職業生活 || 五種理由的駁論 ||

麥梨與愛倫凱之比較 || 『時代錯誤』 || 自然的趨勢 || 可能補救

五 自然的趨勢 || 事實上的問題 || 婦女的自覺 || 經濟狀態的變

遷 || 第六個時代 || 奴隸制度 || 產業革命的影響 || 婦女出外勞

動 || 男子和女子競爭 || 婦女職業範圍的開拓 || 變形的奴隸

六 悲劇之誕生 || 直接從婦女本身發生的 || 『純因過勞而死』

日本 || 調查與統計 || 夜業與體重家內工業的悲慘 || 中國 || 我

的印象 || 紡織業 || 繅絲業 || 生活的高壓 || 間接傳到婦女本身的 || 賣淫的發生 || 經濟的壓力 || 文明與梅毒 || 女工與娼妓

七 階級的打破 || 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 || 第一個錯誤點 || 第二

個錯誤點 || 第三個錯誤點 || 第四個錯誤點 || 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 || 第一個矛盾 || 第二個矛盾 || 第三個矛盾 || 勞動者全體的利益 || 階級制度的打破

八 母性與職業 || 婦女職業與家庭 || 非職業本身之罪 || 職業生

活及於母性的弊害 || 產前 || 產後 || 勞動者的悲哀 || 不能以幼兒死亡率歸罪職業生活的理由 || 家庭不是爲兒童而設 || 育兒任務及於婦女的惡影響 || 第一個害處 || 第二個害處 || 第三個害處 || 歸結我們的意旨

## 九

治標與治本——治標方法——勞動權方面——一件不公平的事——

婦女的勞動組合——兩重不利益——工場勞動的弊害——採用同一標準的工資——職業選擇之必要——自己選擇——生活權方面——不勞者無食——勞動即有食——母親年金——產婦的休養——勞動機會的保障——撲滅工場以外的悲慘——怎樣去廢娼——教育權方面——教育為男子和有錢人而設——職業教育——治本方法——婦女職業足以動搖男權——打破男性中心主義——『女性之敵人』——跛形的解放——改革現存的經濟組織——產業管理權——勞動的藝術化——兒童公育的十八個益處

## 十

問題的總結——問題的內容——問題的成立——問題的爭論——問

題的重大——問題的解決

MG  
C913.2  
32



3 1797 8869 4

# 婦女職業問題

## 一 問題之由來

在開始研究婦女職業問題以前，我們應該認定以下兩件事：

第一，婦女的職業生活，在古時亦曾有！

第二，婦女的職業問題，到近代才發生！

爲什麼說婦女的職業生活在古時就有呢？我們可以先答一句：

惟其是古時，婦女才有職業生活。換句話說，惟其到近代，婦女才發生職業問題，這話等我細講。在原始時代，男女大體是分工的：即男子從事漁獵，及戰鬪；婦女從事殖產，及生育。這時的婦女，是一個完全而能幹的生產者：如農，桑，庖厨，陶器，編物，剝獸皮，修理

船隻，紡，織，染物，等。又如動物的馴養，家屋的建築，醫藥的發明，等。總而言之，這時的婦女，一方是必要物品的生產者，一方是平和事業的建設者！我·他·做·婦·女·的·黃·金·時·代！但是時世變遷，從漁獵而進到牧畜，由牧畜所得的財富漸次歸到從事牧畜的男子手裏，於是婦女的職業範圍，自然漸次縮小。不過婦女的主要生產，還未被男子盡行奪去，所以我叫此期爲婦女的白銀時代！後來又從牧畜進到農耕，男子隨着時代的進化，早已丟下弓矢，放下網罟，來執鋤頭，竟把農業認做男子專有的職業。不僅如此，凡主要的生產事業，沒有不爲男子所侵佔的。即使婦女也從事於此，亦不過是男子的補助者罷了，那裏比得上從前的地位！到這時候，婦女的生活動，不幸縮到一個極可憐的範圍，這就是家事與育兒。而爲家事與



育兒所限制的婦女的經濟力，自然漸次不能與男子相敵，因為男子隨着產業的發達，所生產所佔有的財富也越增加；反之，婦女通通變成了一個無產者。不止如是，婦女不幸，簡直做了男子的奴隸！然而在當時，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實權，還沒有完完全全歸到男子的手裏，也有一些地方，婦女還把持主要的生產，生產的結果還是歸婦女自有；又有一些地方，婦女由幫人，理髮，寫字，裁縫，唱歌，舞蹈等特殊勞動而維持生活的，亦屬不少；但究竟是一個例外。所以我叫這時期是婦女的青銅時代！男子既佔了上風，不僅把異性的婦女當作奴隸，而男子與男子間，又因爭耕地，爭財產而發生戰爭，因戰爭而獲奴隸，因利用奴隸的無償勞動而生產剩餘之富，又因有奴隸與剩餘之富而發生私有財產和遺產制度，於是萬事萬物一以男子為中心。

婦女遂無地位之可言！這種現象，一直傳到今日。我叫他做婦女的黑鐵時代！這是婦女在我們人類歷史上的進化程序。照此看來，婦女越在古代，她們的職業生活，越是主要，越是高貴，越是廣大；越到近代，她們的活動範圍，越是從屬，越是低下，越是縮小！那嗎婦女的職業生活，豈不是明明在古時就有了嗎！不僅有了，職業生活，反是當時婦女的主要勞動，唯一的生產方法。所以我說，惟其是古時，婦女才有職業生活。進一層說，惟其在古時，婦女的職業生活，才是她們能夠獨立不靠男子——甚至於男子要靠她們——的保鏢！

爲什麼說婦女的職業問題到近代才發生呢？我們從前面所說，知道古時的婦女，的而且確的有職業生活，可是時代推移，自從婦女

爲家事與育兒所限制，變成了男子的服從者以後，這長久的期間，婦女們殆無職業生活之可言。家事與育兒，在某種意義上固然可以算爲職業生活之一種，但是我們要知道：婦女的育兒與管理家事，並不是他們老早就願意幹的，乃是男子握了經濟上社會上的實力的結果；簡直可以說，乃是男子強迫她們幹這些勾當的！這話並不是我杜造，我們可以反證得出。如果婦女是老早就願意幹育兒與家事這些勾當，那嗎，爲什麼在原始時代，婦女的主要職業却並不在此呢？況進一層論，家事與育兒，在另一種意義上，尤其對於婦女的自身，不能算做一種專門的職業生活。除非我們社會上有一種人專司兒童養育的事，那嗎，這種育兒事業或者由普遍的而變爲專門的；否則我們決不能說育兒是婦女的天職，尤其不能說育兒是婦女的惟一的職業生

活。因爲職業生活，照現在的意義講來，是一種繼續的營利行爲的勞動。比如打剪刀的，如北京菜市口的『王麻子』，幾百年來就是這種職業，幾百年來就是靠着打剪刀賺錢，吃飯。照此講來，有人必問道，婦女不也是因爲以育兒和家事爲天職才能生存於社會嗎？這句話有兩重誤點。第一，他根本不懂得職業生活的意義，簡直把職業生活當做寄生生活。第二，他根本誤會了男女分工的意義，簡直把男女分工當做弱肉強食。從第一說，譬如『王麻子』一家打剪刀，由打剪刀而得來的生活，確是一種獨立的職業生活，一種繼續的營利行爲的勞動；反之，婦女在家庭中的生活，十有九是靠男子，是一種寄生的生活，非獨立的生活，而且育兒和家事也不是一種營利行爲的勞動，不過是一種日常的普通生活罷了。從第二說，自從婦女的

主要生產事業完全被男子侵佔後，婦女殆無正當工作之可言：即有正當的工作，也不過是男子的補助者，附屬者，並不是爲她們的工作而工作！譬如育兒和家事，婦女們爲此，並不是因爲這事可以供給她們的生活，固然中國的舊式婦女有許多是靠著兒子養老的，但是她們不得不育兒和家事的動機，完全是做丈夫的內助，或者是替丈夫做他們丈夫不願意做的那些瑣事——無意識的事。徹底的說，不過爲維持和延續所謂男系的家庭！而男女分工的真意義，決不在只准婦女育兒和管家這個單純而武斷的理論上：有一些工作，宜於男子；有一些工作，適於婦女：這就是男女要分工的理由。試問婦女除掉育兒和家事外，就不能幹別的事情嗎？我想，無論何人都不敢這樣斷定，除非他是男子中心主義者，或者是瘋子。照此看來，育兒和家事既

不是婦女應該有的天職，爲什麼偏偏把他囚在一個無聊的家庭裏面呢？爲什麼男子不在家庭裏育兒和管理家事呢？退一步說，即使育兒和家事是婦女的職業生活，爲什麼這以外的事就不是婦女的職業生活呢？男子可以當銀行員，婦女就不可以嗎？男子可以趕馬車，那坐在馬車裏的太太們，難道就不可以趕馬車嗎？因爲以上這些理由，婦女的職業生活，不獨爲必要，而且一天緊迫一天，這就是婦女職業問題的由來了。但是現在仍有一般被男子中心主義所迷惑的，說婦女不應該有育兒和家事以外的職業生活，這話本不奇怪，然而也不可不一研究他；並且我們對於一種反對的論調，必須先把他的理論駁倒，然後才有實行上的可能；所以我們不妨虛心下氣，研究對於婦女職業問題的兩派學說，和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學說，接着就是我個人

的批評：——不敢說是批評，只能說是管見。

## 二 相反的兩說

一個學說，假使沒有正反兩方面，或是贊成和反對兩方面，他決不會變成爭論的問題。譬如我歡喜研究的家庭問題，假使沒有一派舊想想的人拚命的要保存什麼禮教，我們也決不會提唱家庭革命，而中國的家族制度也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婦女職業問題也是這樣。

倘若全世界的人都承認婦女應該有和男子同等的職業生活，那嗎婦女的職業早已不成問題了。惟其有人去來反對，又加上前此長期間婦女的服從，現在忽然又有人去來提唱婦女職業，這一正一反，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問題的交叉點。

我現在先介紹反的方面的學說，即反對婦女職業生活的學說。

這派的代表，是美國的塔白耳女士。(Ida. W. Tarbell) 她是  
一個家庭的崇拜者。她主張婦女的主要任務，即在養育兒童和管帶家  
政。她說：

「各種工業的職業上固多成功的婦女，然此不得說是偉大的婦女  
。所謂偉大的婦女，必能了解犧牲的精神，且能豫言將來的情  
形，指示後進的途徑。婦女在事務的及職業的生活各條件上，實  
在是不自然，就像甲冑束縛她們的身體。所以往往因事務及職業  
生活的成功，以致抑制婦女天性中最強大的婦女和男子區別之力  
，即所謂情緒之力。然則婦女從事職業的生活，只是害了她們  
的天性而已，於實際上一點益處沒有。凡婦女在職業界中不得  
為第一流人物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請看她做的「Ways of



“Woman” [婦道] (書)

塔白耳女士主張的主要點有二：

第一，她主張婦女不適用於職業生活，而適用於家庭生活即養育兒童。第二，她重視婦女之『性』，以為在自己之性的領域內最能發揮自己。

就前者說，她所說的偉大的婦女，即在不以職業生活為生活而從事於家庭生活的婦女。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偉大的婦女，不外養育兒童和管理家政。除此以外，不獨與婦女的自身無關，並且通通是戕害婦女的毒物。世間惟有家庭的婦女，才是正當生活的婦女；而婦女惟其在家庭，才能完全發揮婦女本來的性質。

就後者說，她以為為婦女有其本來之性，和男子的性完全不同。

婦女的性，推她上面所說的意想，乃在能夠了解爲家庭而犧牲的精神，乃在能夠把家庭中所有一切的傳說和家風傳給她的子女。除此以外，婦女之性不能發揮，即發揮亦不能盡量。所以婦女要在自己的性的領域內，才能盡量發揮自己。

這是塔白耳女士學說的主要點。

我們再看正的方面的學說，即贊成婦女職業生活的學說。

這派的代表，是美國的紀爾曼夫人。(Mrs. Gilman) 她於一九〇六年著婦女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一書，暢論婦女職業生活的必要，一時惹出各方面的同情和反感。她說：

「今日關於男女的性的區別，無論對於個人，對於種族，皆能極端阻害他們的進步和發達。我們如果把性來極端的分別，那嗎，

在他本來目的的種族保存的過程上，必致釀出許多不適宜的狀態。換句話說，即不啻對於男女相互之性的特質表示一種病的程度。其結果，最易引導男女陷於一種直接有害父性及母性的沈溺狀態。」

又說：

「論者每謂婦女的天性有情緒力，而無經濟獨立之能力，所以婦女只能做家庭以內的人。家庭以外的職業及工作，婦女的能力與男子大相懸殊。這實在是一個誤解。因為婦女不得（並非不能）發揮其能力之狀態，現已漸次消滅，今後若與以相當的機會，那嗎，婦女在家庭以外的職業領域，她們能力的程度，未必不及男子；並且在家庭以外的職業中，或者還有許多更適於婦女

而不適於男子……婦女做商人，做新聞記者，做優伶，乃至做官吏，與男子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好像母獅子追野獸，與公獅子追野獸一樣，沒有什麼差別。如果一定要說男女兩性間有差別，那嗎，我們可以說，兩者類似之點當占九分九釐，不同之點僅一釐而已！』

又說：

『婦女之做奴隸者，或婦女受男子的憐憫而生存者，決不能和富有遠大而健全的理想的男子傳善良的種族。必脫離這種奴隸和寄生關係，然後才能免去那些惡影響。這樣看來，婦女本是一個適於職業的生活的人。將來人類的進化怎樣，只看婦女是否真不適於職業，便知。』

紀爾曼夫人主張的主要點有三：

第一，她以爲區分男女之性的特質，適足釀成人類的惡結果。  
第二，她以爲職業生活非常適於婦女，並且有些只適於婦女。  
第三，她以爲婦女要脫離奴隸和寄生關係，只有靠經濟獨立。

現在就第一說。紀爾曼夫人並不是不承認男女間絕對沒有性的

區別，但這種性的區別，乃是本質的問題，而非程度的問題。質而言之，兩性的區別，決不是不可的問題，乃是能不能的問題。譬

如當奶媽，只有婦女能夠，但是如果男子也有奶子，豈不是一樣的可以當奶公嗎？但是男女在根本上，雖有性的區別，然而我們不宜明

目張膽的把他區分，因爲區分兩性『必致釀出許多不適宜的狀態』！

譬如男女社交，在今日的中國，往往有由朋友關係變到夫婦關係的，

我們姑不問他是否出於正當的友愛，試一考察這種變化的究竟原因，就可以知道他們成爲夫婦的關係，確是受了性的區別的指使。——爲什麼呢？因爲男的或女的，當社交公開的時候，往往不把他們的對手當做一個全人，只以男性女性看待。具體的說，就是他們不把結交的對手方看做純粹的朋友，而當做未來的夫或妻！自有這種性的區別橫亘在胸後，男女社交自然就會發生許多被人设議的問題。如果各人都能打破這種性的區分的觀念，男女社交，終其身爲純粹的友情，或從濃摯的友情而不知不覺的趨於純潔的戀愛，這件事何等高尚！紀爾曼夫人早有見於此，所以她勸人不要把性的區別太看重，一看重就會釀成人類的惡結果！

再就第二說。紀爾曼夫人極力反對婦女只是家庭以內的人，而

極力主張婦女還是家庭以外的人，即所謂職業婦女。她看破那些反對婦女的職業生活的根據，不外是說職業的生活不適於婦女，於時她一手抓着主眼，開始討論適與不適的問題。據她反覆辯難的結論，婦女不獨是適於職業生活，並且有些職業生活只能適於婦女。如前面舉過的奶媽，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挑花繡朵的事，男子做的總不如婦女做的好。我們試反過來一想，看看有什麼事是只有男子能做得好而婦女絕對不能做的？沒有！再看看有什麼事只有男子能做得好而婦女不能做得好的？也沒有！從前的人說婦女不適於商業，但是上海香亞公司裏面的女招待員，至少要比廣生行裏的男夥計要和氣幾倍。從前有人說婦女不宜於銀行，但是她們算賬的細心和服務的忠實，遠非男子所可及。照此看來，只要是男子能做的事，婦女殆

沒有不能做的；反之，婦女能做的事，未見得男子能做。我們平心而論，與其說婦女不適用於職業生活，無寧說男子不適用於職業生活！所以紀爾曼夫人力說婦女是適用於職業生活的人，並且有許多地方比男子還適。

再就第三說。紀爾曼夫人從生物的雌雄關係來證明婦女之服從男子，完全是受了經濟的支配的結果。所以婦女要想徹底的解放，非打破這種經濟的支配不可！換句話說，就是婦女不可不有經濟的獨立！她的意思，以爲人類和其他的生物是一樣的。其他生物，女性本沒有一定要靠着男性去養活她。不僅如此，女性常能和男性相對峙，而占有獨立的地位，決沒有像人類社會女性服從男性以營其生活的這類事。但是爲什麼婦女這樣服從男子呢？不用說是男子用



經濟力支配婦女的结果！照她的學說，現今男女兩性的關係之全部，都受這種經濟的關係的支配。婦女之服從男子並非是精神上乃至良心上願意去服從男子，乃是在經濟上不得不服從男子！還有一層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服從的關係，其範圍不僅限於婦女的自身，更能延綿到她的後裔而與以重大的惡影響；所以她說，婦女做奴隸或做寄生虫的人，不能傳遞善良的種族。歸結她的意思，就是——

- (1) 婦女之服從男子，是男子用經濟力支配婦女的結果！
- (2) 婦女要想解放，非急謀經濟的獨立不可！
- (3) 要經濟獨立，當然要離開家庭去到外邊謀職業！
- (4) 因為婦女本來是適於職業生活的人！

### 三 女權與母權

塔白爾女士和紀爾曼夫人的學說，略如上述。我們一邊研究她們的學說，一邊不期而然的進到兩個根本的問題：——女權問題和母權問題！

這兩個問題，都是與婦女職業問題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的。何以見得呢？因為主張女權的論旨，就在贊成婦女的職業生活；反之，主張母權的論旨，就在反對婦女的職業生活，

我們就敘述的便宜上，先說主張母權的人，

第一個主張母權最力的人，就是瑞典女子愛倫凱。（Ellen Key）她對於極端的婦女的經濟獨立，痛下針砭；對於美國多數婦女從事社會形式上有益的職業或商業，而以家事及育兒的全部委於某種專門的團體，大不謂然。所以在她著的那本母性復興論（The 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上，劈頭就說：

「現在有許多婦女，在家庭外從事勞動做一個自給的妻，而託其子女的教養於所謂天賦的教育家，把這事當做一種理想幹下去。這種理想，即足置家庭生活與家族生活於死地！如果世間做母親的和做教師的，不由他們自己對於母性復興所含的價值之態度，由他們自己的意見與科學的性的啓蒙，像給什麼小說與他們的女孩兒讀一樣，把他們女孩兒的心向戀愛與母性養成，那嗎母性的復興是永無希望的。」

愛倫凱女士的根本思想，乃在以此種功利的事業不利於人性之向上，而對於婦女尤有害處，所以她極力提倡婦女做『靈魂的教育者』。婦女若要盡這種最高尚的職務，不能不急謀母性的復興！質而

言之，不能不把家庭生活改造一番而使家庭爲安樂園，婦女就是這個安樂園裏的王！ 她說：

『我夢想中的將來的社會，也沒有因收入不足而困憊不堪的支持家庭的男子，也沒有無報酬受使役之，「家族的奴隸」的妻子。在那時候，一切家庭的管理，都和現在是正反對的，弄得非常如法；一切家庭的義務，都改用更輕快，更便宜，更迅速的新方法去做。』

可見她所說的家庭，決不是像現在中國式的大家庭，也不是像西洋式的小家庭，乃是別一種新家庭！ 這種新家庭是一個什麼樣子？ 她說：

『這個偉大而美麗的藝術品的家庭創造出來的時候，做妻的和做

母的，雖說她們的趣味和活動原不必限於家庭這個小天地，然而她們在這個家庭中，確能贏得最高的地位。在這個家庭中，她們的丈夫和小孩子，把她們看作籠中的火，樹下的蔭，井裏的水，聖餐席上的麵包，一樣的重要可愛！於是她們的丈夫和小孩子也得賦有某大詩人歌頌他的母親那樣的經驗。「甚麼東西到了她的身上都變成花圈了！」（“All Became to her a Wreath!”）於是每天的勞苦，禮拜日的歡樂，勞動的時間，休息的晷刻，都成了這花圈上的葉兒，花兒，果兒了！」

愛倫凱女士既歌頌她理想中的新家庭，自然對於在家庭以外的婦女職業生活，肆力反對；自然對於母性的教育和母權的重要，極力提倡！她主張婦女受了專門教育之後，還要受一年母性的教育，課以

治家育兒的訓練，像男子厲行軍隊的訓練一般。但是我們要分別注意的，就是愛倫凱女士之反對婦女職業生活，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何以見得呢？我們只看她對於以下三件事都表示贊成或不反對，便知。

第一件，婦女因境遇與能力而就相當的職業；

第二件，婦女在一定程度內要求參政權；

第三件，婦女所執的職業爲不妨害母性者。

贊成愛倫凱女士的學說的人，又有一位英國沙麗白博士。(Dr. D.

W. Saleeby)他對於前述的紀爾曼夫人的論調攻擊不遺餘力。他說：

「紀爾曼夫人只認母性，不認父性。且於主張婦女經濟的獨立之際，其思想的背影表示男子含有獸的性慾的破壞性。這種議

論，實不免陷於偏僻，毫無理由。總而言之，所謂男女互相之經濟獨立，殊無惡義可言。爲什麼呢？如果男女兩性相互各自獨立，其自身決不能生產。婦女要和男子競爭，只能拿出她的本來的特性，不能靠什麼經濟的獨立！』（請看他著的 *Woman and Motherhood*「婦女與母道」一書）

沙麗白博士所謂「她的本來的特性，」不用說就是母性！他以爲婦女之不能獨立，並不是由於經濟的關係，只是由於婦女不肯發揮她的天性。

以上是母權論者的代表學說。

再說主張女權的論旨。

主張女權的第一個人，就是英國的麥梨沃爾絲通克拉夫特女士（

Mary Wollstonecraft)。她著了一本女權辯護論，(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到現在還把這本書當作女權運動的寶典！她在這本書裏，詳叙男女差別待遇的弊害，痛擊婦女的性的寄生，要求兩性在教育上，職業上，政治上的平等。她以為不應該把兩性分作兩邊，只要使各個人自由發展他的天賦的才能，才能得到社會的真進步。

她又以為如果兩性間不能互相理解，互相扶助，那嗎社會的安穩，簡直沒有希望。

麥梨女士生在十八世紀，(一七五七—一七九七)而有這種極鋒銳的論調，宜乎為保守的英國所不容，她不得已逃到革命後的法蘭西去了！

自從麥梨女士大聲疾呼後，歐洲的婦女運動，一天盛似一天！



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職業上，教育上的地位，比從先高得多了！但是我們知道，無論什麼事情，有利亦必有弊，而且這種弊病，有時真沒有法子可以免掉。歐美婦女因為職業生活的必要，相率而勞動於工場，而在現今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婦女的勞動比男子更是悲慘，因此發生種種有害婦女的弊害。受了這種悲慘的情形的刺激的人，就起來主張母權主義，如上述的愛倫凱一輩人，想拿母性的復興來醫治現代的文明病，不過他們硬說這是女權運運的遺毒，未免有點黨同伐異，須知這種弊害是一種自然而來的現象，等我後面再講。於是同一個婦女運動，顯然分成兩派：——其實不止兩派，還有第三派出現，也等後面再講。——即所謂女權運動和母權運動！究竟這兩種運動誰好誰不好呢？等我先介紹一位女士的徹底的批評

。這位女士，就是日本有名的婦女論者山川菊榮，她是社會主義者山川均的夫人。

她批評女權運動說：

『舊來的女權運動，(Women's Right Movement)是爲順應資本主義勃興所起的社會的變化而發生成長的，所以他的主張是出發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之肯定，於是專心看婦女也如何在這種社會中間多得一些權利。過去半世紀來，婦女智力的進步及各方面能力的發展，負於這種運動力的地方極多；而同時因犧牲婦女的感情生活所起的悲慘的事實，和因男女職業競爭所惹起的一般勞動市價的低落，以及其他一切可愛的現象，我想，那只知順應資本主義而不知立於批評的地位的舊來女權運動，實不能不分點責任！』

因爲當資本尙爲特殊的階級所獨占時，使如何講「職業自由」，「經濟獨立」，都不過爲資本家貢獻低廉的勞力，只能使婦女做他們的貪餌！總說一句話，舊來女權論者所說的婦女的自由，在有產階級的婦女看去，是利用他人的自由；在無產階級的婦女看去，是被利用於他人的自由！」

她批評母權運動說：

「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資本主義已經完成，而由此所釀出的悲慘的結果，已經很難遮蔽社會的視聽。於是對於這種慘狀，就想出許多很和緩的方法來：在個人的方面，便有所謂慈善事業；在社會的方面，便有所謂社會政策。反對舊來的女權運動而起的愛倫凱一派的母權運動(Motherhood)，就是社會政策之一種！

「這個運動，與前此女權論者的分歧點，便是，前者主張婦女智力之發展，今者尊重婦女感性的生活；前者附和自由競爭說，今者則憂慮自由競爭的結果，反對資本主義的精神，而主張禁止婦女與小兒的勞動，而加以保護；前者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毫不加以批評，後者對於這種社會多少有批評的地方，並且知道考察資本文明的慘禍。這樣看來，似乎母權論比女權論要強一籌，不過母權論者對於這種社會慘禍的根本原因，不想方法去根本的剷除，只孜孜於部分的救濟，這是他們的一大缺點！愛倫凱女士理想雖高，而在實際問題上，適成一種不徹底的社會政策，並且她只知道資本主義的害毒及於婦女和小兒，獨不想他同時也及於男子。如果超出這種年齡與男女之別，把一切人類從資本制

度中救濟出來，這是何等光明正大的主張！可惜她僅爲某期間的婦女要求社會特別的保護，竟無一言及於男子勞動者。

「又因反對女權運動的弊害，太把女性的生活看得太重：每與從來阻害婦女個性之發揮的賢母良妻主義陷於同一誤謬，乃至與前此誤謬的主張以新燃料，所以我認愛倫凱的主張較之前此的女權運動固進一步，而同時有這樣不徹底與這樣危險的地方！」

她最後的總批評，就是：

「婦女本來不是除育兒外再無其他能力的動物，也無蟄居家庭以此終老的義務，自然也沒有不做一點事而寄生於社會的權利！這樣講來，似乎應該許婦女能各從其所能，所好，在社會中勞動；同時對於勞動的婦女，不能不與以生活的權利！然而從來的

社會，對於婦女，既拒絕她們的勞動權，又否定她們的生活權。

於是要把婦女從這種奴隸狀態下救濟出來，高唱前者的，（勞動權）便是機會均等主義的女權論；偏重後者的，（生活權）便是女權論修正案的母權論。專要求婦女的勞動權，忘記要求生活權，是前者的缺陷；僅要求做母親的婦女的生活權，而想不到爲普天下一切人要求生活權，這是後者的不到處！』

女權論和母權論的優劣比較，和他們各自的長處，短處，已經被山川菊榮夫人指摘無餘，用不着我再多嘴。不過我要說的，有一點

和她們立腳點不同的地方，就是她們——無論是麥梨，是愛倫凱，是山川菊榮，——是汎論婦女運動的方向，以及指示婦女運動應該趨到那個方向；而我現在要說的，不在這樣廣汎的立腳點上，乃在一個比

較狹的範圍內：——這就是婦女的職業問題！

可有一宗，她們的各種不同的學說，都與我們要研究的婦女職業問題有重大而密切的關係。如女權論，是絕對主張婦女職業生活的；母權論，則極力主張婦女的家庭生活；又如山川菊榮夫人的批評。則爲欲從根本上補救由職業生活所生的弊害而發：所以都值得我們去研究。

本此宗旨，我現在從婦女職業問題的立腳點上，陳述對於各家學說的管見，並且證明婦女的職業生活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至於對與不對，還要請諸君不吝的指教！

#### 四 個人的管見

我現在要先聲明一句：我是一個主張婦女應當有職業生活的人！

因爲這個緣故，我對於前叙的各種學說，自然有贊成的，有反對的。

對於反對的，我要充分的把我的意見說出；對於贊成的，我的批評，不過是一種補充或修正罷了。

我們先看：爲什麼有人反對婦女的職業生活呢？歸納他們的意見，不外以下五種：

第一種，因爲婦女不適用於職業生活，只適用於家庭生活；

第二種，因爲婦女在職業生活內，不能發揮自己特性；

（以上是塔白耳女士的理由。）

第三種，因爲職業生活，足以阻止母性的發展；

第四種，因爲職業生活，足以妨害家庭的復興；

（以上是愛倫凱女士的理由。）



第五種，因爲婦女的職業生活，不能和男子競爭。

（以上是沙麗白士博的理由。）

這五種反對理由，都不成問題！爲什麼呢？

先就第一種說，塔白耳女士的唯一理由，即在婦女不適於職業生活，而適於家庭生活，等我們重新估定這個『適』與『不適』的問題。但不幸我們考察的結果，婦女不獨適於職業生活，而且還有許多職業只能適於婦女。我們根據的例證，決不在前面舉過的奶媽一項，我們知道有許多職業非常適於婦女如果讓男子去做，一定沒有那樣好的成績。試舉幾個例來證明。如上次歐洲大戰爭的時候，德國的男孩子差不多都到戰場上去了，電車的運轉手都是一般婦女去做；開初的時候，有的德國人說：『我不坐婦女運轉的電車。因爲太不安心！』

但是到後來，決沒有一個人說這類語了，不僅如此，她們反而比男子鬧出來的危險更少。又如北京的電話局，現在漸次收用女接話生了！聽說是因爲男子天性不耐麻煩，往往得罪電話用戶，所以換了婦女；而婦女接話的殷勤，辦事的細密，居然遠勝於男子。又如上海的紡織工廠中，細紗間和輕紗間的工作，大多是本地的少年婦女；紗廠中又有一種揀花的工作，也完全是用婦女；像這類工作，只有婦女才幹得下去。這種例證，真是不勝枚舉。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借紀爾曼夫人的話：『婦女本是一個適於職業生活的人！』至於說婦女只適於家庭生活，在某程度內，我們固然可以承認一部分，但是從大體看來，與其謂婦女適於家庭以內的生活，無寧謂其適於家庭以外的生活！譬如有一個婦人，善於打新式帽子，我們當然願意她去到某個

女子工藝所當教師，而不願意她只在家中密授她的女孩兒。即退一步說，假定婦女是適於家庭生活，我們又要知道，她們之所以適，並不是完全基於他們的天性，十有九分是男子使他適！使她不得不適！

凡是人類決沒有不願意向上的，決沒有願意埋沒自己一生的，猶其當他是天才的時候。可憐的一般婦女，從柴，米，油，鹽，醬，醋，茶，到馬，牛，羊，貓，雞，犬，豕，還要以一身而兼奶媽，奴僕，書記，看護婦，廚夫，乃至刷馬桶的人！我親見許多有爲的婦女，因為家庭的關係，致使她的天才不能發展，而終其身將不免爲無聊的家事所累，如我的姑母就是其中之一。她現在一邊辦女學校，一邊要養活許多家人，我可以說，與其說我姑母適於家庭的主婦，不如說她適於學校的校長。這樣看來，婦女是否適於家庭生活，確是一個

疑問；何況還說是只適於家庭生活呢！

再就第二種說，我們又不幸適得其反。塔白耳女士說婦女在職

業生活內不能發揮婦女自己的特性，我們却說婦女在家庭生活內不能發揮她們的特性。我們理想中最能發揮自己特性的婦女，決不在那些計柴，量米，打雞，罵狗，或是替小孩子換屎片，或是塗脂抹粉以媚丈夫的婦女，因為這些生活，是太無聊賴的，最鎖碎的，非人道的，反乎婦女天性的！我們理想中的婦女，乃在她們能各盡其所能，各隨其所好，把自己所有的天才與特技，貢獻於人類的社會全體！

我們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已經知道婦女如何適於職業生活，在職業生活內如何能發揮她們的特性，又在家庭生活內如何能抑止和妨害她們的特性。那嗎對於塔白耳女士的論旨，早已表示一種不滿意的態度

，早已認爲一種不能成立的理由。固然啊，婦女在某種職業生活內，或者不能，或者最不能，或者不能最發揮她們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是承認的。例如當兵，——假定這是一種職業——到同外國打戰的時候，或內亂的時候，婦女或者不及男子那樣的善於殺人，那樣的爲一月幾塊錢就拚命的去效死！又如做「康白渡」（洋行買辦），婦女或者也不及男子那樣的巧於賺錢，巧於拍外國資本家的馬屁！又如做官，婦女或者更不及男子像曹汝霖一輩人的長於賣國，像王占元一輩人的善於刮地皮！這本來是想得到的事：如果塔白耳女士的意思果真指此，我們方且佩服她的高見卓識，何敢信口雌黃；不過他所指的特性，根本上是對於不適於職業的生活而言，而我們盡量知道，婦女自身並沒有不適於職業生活的特性，却只有不適於非正

當的職業生活的特性：如剛才舉過的幾個例，便是。重說一句，凡是正當的職業生活，婦女差不多沒有不適應的；而婦女所不適應的職業生活，又差不多是非正當的職業生活。我們還是願意婦女在正當的職業生活上發揮她們的特性嗎？還是願意她們在非正當的職業生活上發揮她們的特性嗎？我想無論何人，對於前者，當然肯定；對於後者，當然否認。那嗎，塔白耳女士的學說，可以不攻自破了！

（以上是駁塔白耳女士的理由。）

就第三種說，我們很覺得愛倫凱女士的主義，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賢母良妻主權，或者稱他做『新賢母良妻主義。』她所以主張要發展母性，不外乎暗示婦女唯一的特質即在母性，她從沒有想到婦女除母性外尚有其他許多正待發展的特質！據她理想中的婦女，只

要能做賢母，能做賢妻；不過這種妻和母，在某種制限內，有受社會特別保護的權利：這是她的主張所以異於舊來的賢母良妻主義的地方。

母子之愛，夫妻之情，這是我們所承認的，然須知道，這種人類

的特性，與其說是先天的，不如說是後天的；與其說是基於血族關係，不如說他基於友誼關係！何以見得呢？我常見有許多兒子太逆不道，他們從不想到當他們小時候母親如何養育他，心疼他，如果母子之愛是出於天性，那嗎，就不應該有這種以怨報德的行爲！反而言之，夫妻之情，決不是基於血族關係，然而兩者的戀愛，有時反比母子的關係親密得多，甚至有因愛妻而不愛母，或愛母不如愛妻的，這不明明是一種友誼關係的證據嗎！推而至於朋友，推而至於鄰人，……完全是以感情的有無厚薄，定友誼的有無深淺。可見婦女縱

能做賢母，良妻，充其量也不過是她們特性中之一種，決不是除做賢母良妻外，再不能做別的好人。還有一層，即使婦女的要務在於爲母，爲妻，然此適與男子之爲夫爲父同一道理！我們現在不能指着隨便一個男子說：『只准你愛你的妻！愛你的兒子！旁的一切人你都不應該愛！』試問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可以只准婦女爲母，爲妻？嚴格的說吧，賢母良妻主義無論是新的，舊的，都沒有成立的理由，正和賢父良夫主義不能成立一樣。更進一層說，婦女的母性，既不能說是完全賦之先天，而婦女所以長久埋沒或是受苦於家庭，又完全是這種母性害了她們自己。試考母之所以愛子，由於生育關係者二分，由於補乳關係者四分，由於其他關係者四分。父親爲什麼不比爲母的那樣愛其子女呢？只因子女不是從他肚皮裏鑽出來的，他又不



能哺乳，他又不屑於做那些換屎片的事，然而在沒有兒童公育，或是婦女經濟獨立以前，這些事迫着婦女不得不幹，久而久之，就誤了她們的一生，埋沒在這個無聊的家庭內！假使婦女自覺，能夠抑制她們幾分母性，而使其夫的父性大大的發展起來，把養育子女的全部責任分一半給丈夫担負，這是何等痛快而公平的事情！照此看來，我們只有願意婦女的母性不要發展，決不希望她發展，因為越是發展越於她們有害！我們所以提倡婦女的職業生活，正因為他可以阻止母性的發展，正因為他可以救濟成千成萬的埋沒在家庭以內而有苦莫訴的婦人！

再就第四種說，使我們從根本上抱兩種疑慮。何以呢？因為我覺得愛倫凱女士理想中的家庭，是否是徹底的？這是第一點；是否

西洋式的新家庭也不用說，我們只看愛倫凱女士主張的那種復興後的家庭是一個什麼樣子，就可以知道她的主張是不是徹底？從她上面所說的兩段，我們可以找出兩個要處：（甲）在物質上與婦女以管理家庭的便宜，（乙）在精神上與婦女以管理家庭的榮譽，然而我覺得她這兩個要處都不徹底！她夢想中的將來的家庭，還是一種以夫為主，以妻爲屬；以父爲正，以母爲助的家庭；實際上已不免有所偏頗。簡直可以說，婦女在那種家庭裏，還是脫不了一種變形的家族的奴隸，不過在物質條件上給與她一些兒便宜罷了。比如搖搖籃，現在是非用手或腳不可，將來或者有一種機器能使搖籃自動，不必人力。又如煮飯，洗衣，將來或者也有一種機器可以省出許多麻煩的。不錯！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婦女仍然要管理這些無意味的瑣事，

有存在之必要？這是第二點！中國式和日本式的舊家庭不用說了，仍然要爲這些瑣事所累。假如小孩兒睡在搖籃裏有時忽然醒了，就哭起來，爲母的勢必不能不去哄哄他，一直哄到他睡熟才能做其他的零碎事。又如洗衣機器已將衣服洗得非常漂亮，然而這些衣服自己不能飛在竹杆上去曬日光，還不是要借重婦女之力！翻來覆去，婦女終爲這些零碎事所累！婦女猶之乎勞動者，在歐洲中世紀，勞動者固然是手工業的奴隸，自產業革命後又一變而爲機器的奴隸！總而言之，在家庭沒有完全廢止以前，或者說在沒有旁的機關代替家庭以前，婦女在家庭中總免不掉一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奴隸，和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工場內一樣。所以物質上如何舒服，如何便宜，其結果，不過增進婦女的奴隸程度，而陷她們於萬劫不復的境遇！這種弊

害，假用山川菊嶽夫人的一句話，就是「每與從來阻害婦女個性之發揮的賢母良妻主義陷於同一誤謬，乃至與前此誤謬的主張以新燃料。

「至於（乙）呢，我覺得婦女縱得着那種榮譽，亦屬可耻！爲什麼呢！因爲爲夫的，簡直把其妻當機械；爲子的，簡直把其母當偶像！當一切家庭的管理弄得所謂非常如法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洗衣的機器可以洗衣，至於曬衣還要有婦女這個機器，而且這個機器真是萬能的：她能晒衣，她能煮飯，她又能養育兒童。婦女雖不以機器自居，無奈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機械作用，她是各種機械作用的一個總機關，好像電氣機器中的發電池。這樣進化下去，婦女將由商品化變到機械化！至於兒童方面，兒童心理來是崇拜機械的，比如看見洗衣的機器能夠非常迅速而漂亮的洗出衣服，看見切麵包的機

器能夠非常鋒銳而整齊的切出麵包，又看見他的母親是這些莫明其妙的機器的管理者，自然而然的不獨崇拜機械，而且崇拜他的母親：把她看做竈中之火，樹下之蔭，井裏之水，聖餐上之麵包，而不把她看做一個可愛的母親，一個可敬的婦人！這種家庭機械化的結果，對於兒童，與以心身上不少的惡影響；對於婦女，只能使她一天墮落一天：這是一個最危險的現象！所以愛倫凱女士的主張，不獨爲不徹底，並且如果她理想中的家庭真能實現，恐怕比現在西洋式的小家庭，乃至東洋式的大家庭還差得多呢！

我們再看她所主張復興的家庭是否有存在之必要？這一層，我不必多說，因爲剛才已經說過：在家庭沒有完全廢止以前，或在沒有旁的機關代替家庭以前，婦女在家庭中總不免一種奴隸的狀態！ 縮

而言之，就是家庭一日存在，即婦女一日不能解放！我們夢想中的將來的社會，完全與愛倫凱女士所夢想的相同。那時決無所謂家庭，各個人——不論男女——的勞動，是爲各個人自己，同時也是爲社會全體。個人要和社會發生直接的密切的關係，不要家庭橫亘其間。各個人只要勞動就有飯吃，而且勞動是隨他們所好，決不強迫！那時已有兒童公育所，有幼稚園，用最具有學識經驗的乳母或教師管理。

「婦女儘有時間爲社會服務，就是那些管理公厨，管理公共清潔事務的婦女們，——自然不一定是婦女——也是一個獨立的勞工，不復是家庭的奴隸了！」（借用紀爾曼夫人的話）婦女要在這種社會下，才能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要像愛倫凱女士那種不徹底的補助方法，只有把舊來家庭的誤謬的意義重新添上許多更誤謬的燃料，只有把從來

被壓制的婦女更加上一層很重的擔負，結果也違反了她主張的初衷。

總而言之，要謀婦女的真正獨立與自由，必從萬惡的家庭中喚起她們的自已解放，決不能再造一個新式監獄。像上海的西牢一樣，把她們重新禁錮起來！職業生活的領域，雖不是一塊極樂地，然而無論如何比家庭總好多了。世間固無絕對的好，我們只要取其比較好的提倡，就是；我們提倡婦女職業生活，只因他好於家庭生活，只因他能夠妨害不好的家庭生活的復興！

（以上是駁愛倫凱女士的理由。）

最後，就第五種說，我覺得沙麗白博士的學說，更不值我們一駁！我們主張婦女有職業，決不在使婦女和男子競爭這種偏狹的意義，同時更不相信人類的幸福可以由競爭的形式得來！固然啊，在某

種事實上，因婦女得着職業而使男子蒙不少的影響，如女工的耐苦，價廉，都足代替男工的地位，那嗎婦女受男子的排斥，也無怪其然。

不過婦女之就職業，其目的，決不在和男子競爭，乃在全人類皆有勞動權和生活權這個真理的基礎上。男子不應以一種偏狹而排他的見解來嫉妬婦女，嫉妬婦女便是男性罪惡的暴現！所以沙麗白博士的議論，借用他自己的話，『實不免陷於偏僻，毫無理由！』

（以上是駁沙麗白博士的理由。）

這樣看來，以上的五種理由，都不能成立，都沒有法子能夠證明婦女不應該有職業。講到此處，我們已經解決『婦女應該有不有職業』的問題了！現在我對於主張婦女應有職業的學說和批評，添上幾句廢話。



我對於麥梨沃爾絲通克拉夫特女士的大膽的主張，姑不問她的出發點的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我總是對她表極深的同情！還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麥梨女士是一個貧家女子，所以她的主張多少帶有普通的性質，而且是平民式的（Democratic）；反之，愛倫凱女士是一個富家小姐，所以她的主張多少帶有特殊的性質，而且是貴族式的（Aristocratic）。我們還是贊成貴族式的母權論嗎？還是贊成平民式的女權論嗎？我們自然是贊成後者。我們試想麥梨女士的家庭的狀況：一個好酒而且性情冷酷的父親，一個懦弱無能而寄生的母親，一羣無獨立心的弟妹，她生在這個萬惡的環境裏，備曆了辛酸，飽嘗了婦女的無智的屈從和男子專權的苦味，並且受了當時法國大革命의波動，所以她的女權論，確是那時代的代表產物！至於因

她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就說她的主張太舊，這是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因為當法國大革命後，正是工商階級勃興的時際，那時資本主義的社會却是一時代的寧馨兒，還沒有發現多大的毒害，像今日這樣。麥梨女士的主張，在當時的英國，簡直把他當做危險思想，可見她的心中並沒有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她只爲婦女們要求一切機會的平等與自由，至於由她這種要求無意的生出來的弊害，她又不是神仙，當然不能預先知道。我們如果明白此點，那嗎對於她的主張，一定定能表極深的同情。

山川菊榮夫人的批評，可謂犀利而透徹了！不過她對於女權論者頗有不公平的微言，而我則始終爲舊來的女權論者原諒；我總以爲那些女權論者如果生在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成熟以後，她們的論調

和主張至少亦必有像山川菊榮夫人同等的見解，並且她們若比起後來的母權論者，她們的見解和思想還是要高出幾倍！山川菊榮夫人批評這兩種運動的優辦，多少不免犯了『時代錯誤』的通病；就是當女權論者提倡婦女的自由時，那時還分不出什麼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她們也並非利用他人的自由，自然她們也料不到後來有許多無智的婦女居然被利用於他人的自由！至於說她們的缺陷在專要求婦女的勞動權，忘記要求生活權，其實她們何嘗忘記！她們要求婦女應有職業，就是要求婦女應有一種職業的勞動，和一種職業的生活！她們覺得婦女在萬惡的家庭中殆無生活之可言，不能不到家庭以外去謀生活的途徑；她們又明白凡人沒有不做一點事而寄生於社會的權利，所以要求婦女的勞動，要求婦女在職業上去謀生活。她們何嘗忘記要求

生活權！若母權論者，則真如山川菊樂夫人的批評，他們不獨不要求社會的勞動權，而且只要求生活權之一小部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雖說多少有批評的地方，但此事並不算稀奇，乃是應該有的事，不能以此當做優於多少年以前的女權論。

以上是我的區區管見。我以為爲婦女之闖入職業範圍，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我們無法去阻止他的不來，只能設法去補救他的弊害，正如歐美的資本主義已經布滿了一般社會，現在只能用社會主義去代替他。這種自然而然的趨勢，也是一個辯護婦女職業生活的強大的理由，使我們不能不研究研究。

## 五 自然的趨勢

從上面所講看來，婦女職業問題，在理論上已經完全解決，即婦

女應當有職業，如同男子應當有一樣。何況在事實上，婦女之獲得職業，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我們縱然願意做保守主義者，然而時代的進化，也不許我們再來反對婦女不應該有職業。本節要講的，就是這種實際的問題。

婦女爲什麼強烈的要求職業生活呢？爲什麼從前並未會要求到近代才要求呢？我們可以找出兩個重大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於婦女自身的自覺！婦女被壓服在長久期間的奴隸境遇，受盡了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的洗禮。她們覺得前此的教育，法律，政治，社會，職業，都是爲男子而設的，男子就利用這些東西來壓服婦女！所以她們時機一到，就大呼男女的機會均等主義，即是要求教育的平等，法律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社會的平等，以及職業的平等！她

們猶其要求的，就是最後這一項，——職業的平等。爲什麼她們如此呢？因爲她們發現男女所以不平等的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婦女被男子壓迫的原因，乃在婦女的經濟不能獨立，不得不仰給於男子而性命是聽；如果婦女一旦能夠經濟獨立，男子自然不敢欺服她們，然欲求經濟的獨立，自然首先不可不要求職業的平等！——質而言之，她們所要求的，就是婦女的勞動權和生活權！——僅說要求勞動權和生活權，或者有一點語病，因爲那些保守主義大家，正好以此藉口說：「婦女前此何嘗沒有勞動權和生活權！她們在家庭中做的什麼！吃的什麼！」——所以我們寧可說，婦女要求職業的平等，乃在求要婦女的獨立的勞動權和獨立的生活權，或者也可以說，婦女的平等的勞動權和平等的生活權，即是表示離男子而獨立的意思，即是表示與男子而平等。

的意思！固然啊，她們同時也要求：在教育上，男女須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在法律上，男女須有受同等待遇的機會；在政治上，男女須有同等的參政權；在社會上，男女須有同等的活動力；不過她們覺得這些雖關重要，然而都是由一個最遠的源泉流出來的，這個源泉，就是男女職業的不平等；而男女職業的不平等，又因為婦女總是在家庭以內活動，男子則在家庭以外活動，男子管有一個廣漠無垠的領域，婦女囚於一個窮愁狹小的牢籠，所以她們一邊要求職業的平等，一邊就無異乎要求家庭的打破！這種要求，從十八世紀傳到今日，還在棉延。不過婦女得着平等的職業後，換句話說，即婦女得着完全的經濟獨立後，是否即為婦女的徹底的解放，是否即為婦女的真正的自由，這個疑問，等我在後面再說。要之，當她們要求職業平等的

時候，她們總有一種決心：只要比充家庭的奴隸好一點的事務，只要是不仰給男子的事務，她們都願意犧牲一切去幹！她們初不料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裏的弊害，和在男子主義的家庭裏的弊害差不多是半斤之於八兩；即使她們預先知道，她們到那憤不顧身時，寧可投入資本主義的漩渦裏，或者將來還有出頭的一天，決不甘長久的埋沒在男子威力下的家庭以內，不獨失去她們的自由，並且打斷她們的希望，足使她們到猴子元年時還不能脫離這種痛苦的束縛！這真是一點自覺的靈光！

婦女有了自覺後，同時社會上發生一種極強有力的力量，使她們自然而然的得着職業生活，不必爲一種太熱心的要求。這就是促進婦女職業生活的第二個原因：——經濟狀態的變遷！



經濟學者，分人類經濟狀態的進化爲五種：第一，漁獵時代（The hunting and fishing Stage）；第二，牧畜時代（The pastoral Stage）；第三，農業時代（The agricultural Stage）；第四，手藝時代（The handicraft Stage）；第五，產業時代（The Industrial Stage）——我們現在所居的，就是產業時代，將來第六或者就是我們希望的社會主義的時代（The Socialistic Stage）！從農業時代直到產業時代以前，這期間的婦女，都是靠着在家庭中做手工，一方面支持家庭，一方面養活自己：她們多半是貧民，受了當時封建諸侯的毒害，所以以平民而論，她們是諸侯的奴隸；以女子而論，她們又是男子的奴隸：她們簡直是二重奴隸了！在那時候，不獨婦女是奴隸，男子一樣的是奴隸。我們試舉出一個歷史上的例證。

「一五四七年，愛德華六世即位之第一年，發出法令：無論何人，拒絕做工，便罰他做告人的奴隸。主人把麵包清水給奴隸吃，如主人以爲合宜，也可以給些冷菜，敗肉。主人有權鞭打鎖鍊迫奴隸做任何樣的苦工。如果奴隸出外兩星期，便當罰他終生做奴隸，並當在前額或背脊上用火烙一個S字。（S是英文奴隸“Slave”的第一字母）如果他逃走三次，便當他重罪犯（死囚）處罰。主人可以賣他，贈人，或轉租於別人，和別的私有動產或家畜一般。如果奴隸有點謀抗主人，便應處以死刑！……無論何人，有權領取這些無業流氓的子女做徒弟，男的到二十四歲，女的到二十歲。……」馬克斯資本論卷一，七五八—七五九頁。）

在這種奴隸制度下，婦女的境遇也可以想見了！但是從手藝時

代遇渡到產業時代的中間，社會上發生一個大大的變動，差不多開近世生活之新紀元：這就是我們都知道的產業革命！產業革命的結果如何，不在我所講的範圍以內，現在只能講他所及於婦女自身的影響。

。 產業革命及於婦女的第一個影響，就是使婦女離開家庭勞動，去到工場勞動！我們都知道的現代的，產業制度，就是團集許多人在一個大規模的利用器械的工廠裏做工。自從這種工場發生後，遑論家庭的工藝不能和他對抗，即小本的經營也不是他的敵手，兩者慢慢的就消滅起來。前此婦女在家庭中的工作，已不中用，爲生活計，不能不到工場去。不用說，產業革命的影響所及於男子的，與婦女的是一樣的重大，不過因爲我們的社會老早就是以男性爲中心，故對於男子，無論如何，沒有對於婦女那樣的苛酷！婦女既離開家庭，以

自己的勞力去支持自己的生活，甚至支持一家的生活，在這時候，婦女確已達到經濟獨立的目的，免掉了『家庭的奴隸』那個頭銜。這種職業生活，姑不問他是否有害，然而她們確已脫去家庭的束縛，和父親丈夫的虐待。她們縱受苦痛，也不過是一種因為要脫去束縛和虐待所難免的苦痛。

第二個影響，就是使男子勞動者和婦女勞動者競爭！從前傳來的婦女不適於職業的思想，自經產業革命一度的試驗後，已經根本的不能成立。不僅如此，婦女做工又勤，辦事又細，而且工價又廉！工場的主人，爲搾取牛油和掠奪麵包計，自然歡迎婦女勞動者，乃至幼年勞動者，於是男子大大的恐慌起來，不能不極力來排斥婦女，和她們競爭。但是因爲婦女的團結力和人數不及男子，往往就被男

子排擠出去，陷於非常可悲的境遇！

第三個影響，就是自從產業革命後，社會各方面已經替婦女開闢了許多求生活之道，固不止做工場的勞動者一端。比如大公司的招待員，銀行的行員，以及各車站上的站員，……都是從產業革命後才有的。從前婦女經年拘禁在一個窮苦狹小的家庭內，現在也和男子一樣，嘗有廣大無垠的領域了。到此時，對於婦女和職業的關係，早已不是『應該有應該不有』的問題，只是『那樣適那樣不適』的問題。而所有的職業，差不多都適於婦女，並且有幾種只適於婦女。越到近來，婦女活動的範圍越廣：議員，總長，馬夫，車掌，商店的夥計，乃至於兵！這種現象，在此次歐洲大戰爭中，尤可以發現。差不多平素男子所做的事，婦女都起而代之，反而比男子弄得非常如

法·

這樣看來，產業革命的影響，一掃從來婦女不應有，不適於職業生活的糊說，而使婦女得着和男子一般的職業，因此而能經濟獨立，脫離了家庭的羈絆：這一點，確是婦女似乎不能不感謝他的地方；雖然，產業制度所發生的弊害，又足使一般婦女仍然不免爲一種變形的奴隸，這是婦女起初想不到的事情。不僅對於婦女，即對於男子，也一樣的有害，弄成今日種種不平的事實；不過在婦女方面，猶其蒙着他的一層不良的影響罷了！

## 六 悲劇之誕生

山川菊榮夫人說得好：『產業革命以前與其以後的婦女勞動生活的差異，同時就是表示婦女的勞動生活爲什麼在今天成了這樣重大的』

問題！」自從婦女得着職業生活後，她們因爲大受資本家的歡迎，大批的殺進勞動市場以內；然而從資本家看來，他們所以歡迎她們，當然不在提倡婦女職業，只因婦女的勞力可以廉價買來，藉此抵制洶氣的男子勞動者；如果婦女一旦要求與男子同等的工資，我想那些資本家馬上就會從「性」的偏見上，驅逐這些他們所謂「好不受抬舉」的婦女；而在婦女方面，又因生活的壓迫與獨立心的驅使，不得不忍苦做工。其結果，就發生許多悲慘的事實來！我們可以把這種悲慘的事實分爲主要的兩類：一類是直接從婦女本身上發生的；一類是間接傳到婦女本身的；而這兩類的事實，都可以代表現代文明的毒害！我們現在可以舉出一件事來代表第一類悲劇的頂點：

「一八六三年六月最後的星期，全倫敦城內所有日報，都登載一

段記事，用駭人的題目：——「純因過勞而死！」(Death from

Simple over-work) 這是講一個女裁縫的死，名叫瑪利恩瓦克萊 (Mary Anne Walkley) 年二十，在一家信用素著的製服店內做工，這衣店是一位太太芳名叫愛麗孫 (Miss) 的所開。……這女裁縫平均每日做工十六小時半，每逢生意忙的時節，往往要做三小時，不得一刻休息，於工作力垂盡的時候，有時靠先勸酒，葡萄酒，咖啡來恢復。她正死在生意最忙的時候，店中正承辦那班貴婦人做些華麗的衣服，等着在歡迎王太子妃的跳舞會上穿，必須立刻完工的。瑪利恩瓦克萊已經繼續做了二十六小時又半，不曾一刻休息；同做工的女郎共有六十個，三十個二間房，這間房只有立方尺三分之一的空氣能供給她們。到了夜間，她們



睡在一個氣悶得死的洞裏（斗室），兩人擠一個床鋪，這些床鋪是用木板隔開的。……瑪利恩瓦克萊起病是星期五，死在星期日；愛麗絲太太倒很驚訝：瑪利竟不把手裏的衣服完工便死了！

凱士（Keys）醫生來太遲，不及救命，只能向檢查官正當證明：「瑪利恩瓦克萊死在人大擁擠的工場裏，工作過度，並且因為寢室過小，空氣不足！」檢查官還爲了要顧醫生一點面子，發出判詞說道：「死者是由於中風，但是恐怕在人大擁擠的工場裏工作過度，使她死得快些，這也許有點理由。」自由貿易論者柯布登（Cobden）和布萊特（Bright）所辦的機關報晨星（Morning Star）喝道：「我們的白種人奴隸，我們的白種人奴隸，勞苦終身，大都是一聲不做的靜悄悄地憔悴而死！」（資本論卷一，第二三四——二

四〇頁。）

在這段文字裏面，我們充分的可以看出資本家的殘酷！勞動者的悲慘！貴婦人的驕奢！以及官吏和資本家的一鼻孔出氣！並且可以看出工場制度的弊害：勞動時間的太長和無制限！工場的不衛生！工作的過度！以及青年婦女在職業生活上的危險！不過現在的英國，關於勞動者的待遇，早已改善了許多；而勞動者方大聲疾呼的要求產業自治；同時婦女運動者越發轟轟烈烈的在那裏要求女權，故對於婦女勞動者，多少給以善良的影響。我們暫且不去論他，看看我們東洋——中國和日本——婦女職業生活一般的情形怎樣？

日本近三十年來，因工業發達的結果，一般婦女漸有從家庭趨到工場之勢。據大正八年的調查和統計，全國用十五人以上的工場凡

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九所，共使用工人凡一百零七萬八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男工凡四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四人，女工凡六十一萬五千九百十七人：——比男工多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即據大正二年末的統計，日本官私立工場內所雇的勞動者約九十萬人，其中有五十萬是婦女；而此五十萬中除有十萬從事他種工業外，有四十萬是從事纖維工業，纖維性的粉塵甚多，大足妨害婦女的健康。又在這五十萬女工中，年歲不滿二十的占三十萬，二十以上的占二十萬，二十歲以上的中間大部分是自二十至二十五歲的；有三十五萬餘是未婚的女子，其餘才是已婚的婦人。勞動時間，通例每日十四小時到十六小時，其餘的時間便消費在休息，沐浴，梳洗，睡眠，私用等，吃飯之後只休息二十分鐘，以是女工身體都不好。如紡織工場，雖以十二小

時勞動爲原則，然而女工們的工作是連續徹夜的，不過是分爲白天和晚間兩組，每星期輪班一回罷了。這種夜業及於女工身體上的影響極大，今列表如次：

▲連續夜業與婦女體重的關係（晝夜五天的調查）

工場種類	調查人員	輪班週期	一人平均的夜業後減量	能恢復的減量	不能恢復的減量
紡織甲	八一	七	一七〇	六九	一〇一
紡織乙	五九	七	一五四	一三五	一九
印刷甲	二〇四	七	二六四	六三	二〇一
印刷乙	八〇三	七	一四一	一一九	二二
製菓	一二	六	六七	四八	一八

例如印刷甲：一個女工做晚工後，平均要減經她的體重二百六十四匁，到了次週，白天裏做工恢復的體量是六十三匁，因她到再次週又要做晚工，所以每次要奪去二百零一匁的體重！

又據醫學士石原修的調查：日本全國每年應女工募集而離鄉的少女約有二十萬人；其中有十二萬人是離鄉就永遠沒有回來的，其餘的歸鄉者八萬人中，平均六七人中必有一個重病者；這種重病者的總數，就有一萬三千多人；其中四分之一，即三千人是害肺結核的。得病的原因，約有幾種：（1）營養不足；（2）睡眠不足；（3）因勞動過度妨害發育；（4）夜業的惡影響等；至於那不歸鄉的十二萬少女，大多數放浪於正在傳播病毒的工場，或是病死他鄉，或是流為娼妓！

日本的工場法雖是限定婦女的勞動時間爲十二小時，但在大正五年以前十五年間，曾經公然承認每日十四小時的工作；而在實際上，各地方的工場現在還強迫執行十七八小時的工作，一年的工錢又不過百元內外。

日本婦女勞動者之苦狀，從上面所述的看來總可以窺見一斑了。不僅女工，即在其他職業也有同樣的虐待：山川菊榮夫人說：『日本職業條件的惡劣，雖說是世界第一，也不爲苛！像現在鐵道院，以十元以下的月薪，使高等女學校畢業生每天做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女教員的薪金，也遠在男教員之下。在別的無論何種職業，婦女的工錢，普通只當男子的二分之一，最多亦不過當三分之二。』她又說：『家內工業的悲慘，也不亞於女工。像那最通行的搓麻線，一

天搓得二兩，普通只拿得一角乃至一角半，並且一天能搓出二兩已經是狠不容易的事。其他無論什麼家內手工，一天可以得到一元的，可以說是絕對的沒有。」

我們中國呢？現在雖有不少的太太，小姐，姨太太，然而一般的婦女就各種職業生活的也慢慢兒多起來了；猶以在工商業發達的地方，更多婦女勞動者。上海這個地方，總算是工商業繁盛之區了：楊樹浦一帶，工場林立；清靜如靜安寺路一帶，也有不少工場；而我到上海第一個感觸最深的，就是那些可憐的工女！我每次從樊王渡約翰大學會我的表弟——黃卓——回來的時候，即見三五成羣的工女，右手叉在腰間，左手提着一個藤製的飯籃子，從曠野的平原中慢慢的走過來；那時將近黃昏，夕陽的斜光正照着她們慘白色的素面，

映出一種愁容！我狠覺得奇怪，她們有那些同行的同伴，爲什麼一句話也不交談，只低着頭兒一步一步的走？後來聽見朋友說，才知道這些女工狠是可憐：她們長時間的工作，而所得尙不能一飽，如果有兒女——尤其是寡婦——的，更迫着她不能不於賣力之外賣性，這是何等悲慘的事情啊！

我們試以上海女工間的主要的兩種職業——紡織業和繅絲業——做比例，以示婦女的勞動生活之一般：

(甲) 紡織業

粗 紗 間 女 工			
事 務	工	數	工 價
女工頭	每	日	五角五分
			工作時間
			十二小時





雙線車	每	工	三角五分	十二小時
筒子車	每	工	三角五分	十二小時

以上是紡之部分。在同一粗紗間或細紗間，以同一的職務

工頭而論，男工頭每月二十二元，每日工價比女工要多二角，並且工作時間決沒有女工頭那樣制定。在細紗間，普通女工的工價尚不及一掃地的男工，尤不平等！又女工作夜工的，加二分作夜飯費，試問這二分錢能吃什麼！

筒管間女工				
事務	工	數	工	價
經筒車	每	磅	一	釐
緯管車	連	筒	二	分
	每板即二十只緯紗	管		
	筒管插滿一板			
				工作時間
				十二小時

經 紗 間 女 工			
事 務	工	數	工 價
經 紗 機	每 千 碼	六	分
穿 筒 子 小 工	每 工	二 角 五 分	十二 小 時
織 布 間 女 工			
事 務	工	數	工 價
女 工 頭	每 日	五 角	十三 小 時 半
女 工	每 疋	一 角 五 分	無 定

以上是織之部分。在同一織布間，男工與女工的工作時間雖同為十三小時半，然男工的工價每月有三十元，而女工每月只得男工之一半——十五元，並且她們的工作時間，有時延長到十五小時，竟無一

婦女職業問題

刻休息！

(乙) 縲絲業

打盆	扯絲頭	替車	常車	抄繭	剝繭	稱絲	包絲	搖絲	事務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工
日	日	日	日	日	每八 筐磅	日	日	日	數
一角五分到二角	一角五分到二角五分	二角二分	二角八分 到三角半	二角八分到三角	一六 百十 文文	同上	同上	三角六分到四角	工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二小時	工作時間

縑絲業裏面的人，除賬房先生，監工，打雜，出店等類之外，完全是用女工，雖同在一業裏，然而婦女的安逸與勞苦，大相懸殊！

搖絲，包絲，稱絲，最舒服；剝繭，抄繭，都還好；最苦的，就是常車，替車，扯絲頭，等類絲車間的工作！因為這絲車間，車聲是震蕩的，煮繭盆裏的水是沸騰的，車間裏面的空氣要比外邊加熱四十度；而且絲車上最忌有風，一年到頭，無論怎麼熱天，窗門總要關得緊緊的，不許放一點空氣，冷天還好，熱天簡直有熱死的！還有那些打盆的小女孩兒，（大絲廠中打盆小女工，要四百多人到五百人。）也最苦！一天到晚，拿着一根短毛的的刷子，在煮繭盆裏搖打，有時滾水灑到小手上，就要泡的一踏糊塗！

我們再舉出無錫幾個紡紗廠的女工生活看看：

婦女職業問題

八〇

廠名	一年間製造額	工人數	工資	工作時間
福成紗廠	七·五〇〇	(男)一〇〇〇 (女)八五〇	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角，宿食均歸自理。	每日工作時間為二十三小時，分日兩班；其替時間為早晨六時與傍晚六時，午夜各休息三十分鐘。
振新紗廠	二〇·〇〇〇	(男)七〇〇 (女)二〇〇	同上	同上
廣勤紗廠	一一·〇〇〇	(男)四〇〇 (女)一〇〇	同上	同上

每日工作為二十三小時，而最高的工價，每人每日不過三角五分，這是人的生活嗎！可憐的三個紗廠中的三千九百五十個婦女勞動者！這種悲慘的痛苦，我們替她們——對於男子勞動者，當然也是

一樣：——已抱不平！但是我們要知道：她們生活之路，只有三條，一條是餓死；一條是賣淫；一條是職業，她們勢不能不忍苦選那最末一條路走了！不信嗎？請看去年一月上海厚生紗廠拾收湖南女工一事。

野君在去年的一本雜誌上說：『本年（民國九年）一月，上海厚生紗廠派一位黃本操君未長沙招女工，原額定五十名，每日工作十二時，每星期晝夜輪工，每月工食共銀八元，還須試作二月後合格的才有工資。當初一般人都以為無人應招，不料還沒到招工截止的期間，便爭先恐後報名到一百餘人，甄別以後仍有七十餘人。這些女子，不計工作的勞苦，工資的多少，實係由於生活的高壓！』嗚乎生活！你壓死了多少人！

中國的婦女，現已開始排演勞動悲劇的第一幕了！

工場勞動及於婦女的悲劇，已如上述，而在我們社會中，還有一個更可悲更可耻的事實，這就是賣淫的發達——娼妓制度的成立！

我在上面說過，婦女只有三條活路可走：一條是謀職業，即賣勞力；一條是做娼妓，即賣性；最後一條，就只有餓死！隨着產業制度的發達而來的熟練工之必要，男子勞動者之排斥婦女，以及婦女自身因生理上的關係不能和男子競爭等類，有許多婦女，除甘心等着餓死外，實只有做娼妓之一道！近代娼妓的發達，實由於經濟制度的不良，已經毫無疑義！做娼妓的，除却一二淫娃外，十有八九是被經濟的壓力迫成的！上海是一個娼妓最多的地方，這些妓女，不用說都是貧寒人家的女子，往往因無正當職業之可求，或雖求得而不能滿足



她們的欲望，於是只有爲娼，可以支持她們的生活。間有幾個由富家論落的，然而也只能說她們是受着經濟的高壓，因爲她們自己本沒有錢，而又不能獲得經濟獨立的機會，否則她們決沒有願意爲娼之理。我們試舉上海幾個鼎鼎大名的妓女爲例：

① 林黛玉

「林黛玉：姓陸。父爲圻工。家計極困苦！……八歲爲李皮匠之童養媳……滿十歲，即操密賣生涯

。」（上海軼事大觀）

② 李蘋香

「黃靜儀者，即鼎鼎大名之詩妓李蘋香也！先世皖人，洪楊之役，避難來雲間……既而至滬，無所得食，遂倫爲妓！」（同上）

③ 艷秋軒

「艷秋軒爲清宗室裕祿女。光復後，爲生計問題

，淪而爲妓！」（同上）

越是工商業發達的地地方，越是娼妓繁盛的地方，這已經成了一個定例。上海的妓女，——公娼，私娼——據最近的調查與統計，共有一萬零二百二十名，而其遺漏的尚不在此數。上海的全人口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若照妓女的數目比例起來，簡直每六十個婦女中就有一個娼妓！娼妓制度之害，盡人皆知，因爲不獨墮落婦女的人格和天性，並且及於社會現在和將來的惡影響，至大且鉅！所以現代文明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梅毒問題；甚至有人說：現代文明之特徵，就是梅毒！

據我們所知道的說，美國患梅毒的男子，百分之九十三，由於娼妓；百分之七，由於偶得。歐洲患梅毒的，百分之九十五，由於娼

妓；百分之五，由於偶得。梅毒的傳染，不獨徵於現代，並且遺到古代！據法國某氏調查，上等婦女患梅毒的，九十個胎中，只有兩個兒可以伴生。凡有梅毒遺傳性的小兒可以長大成人的，不過十分之一。妓女的本身遭殃，更不用說了。據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調查，舊金山妓女中，其神經紊亂的，占百分之九十七。一九一六年調查，美國的娼妓中，百分之三十三是低能者。這樣看來，娼妓制度不僅害了婦女自身，並且害了男子，乃至害了和男子有密切關係的妻和子女，子女的子女！這是何等重大社會問題！

大概現在最可憐的婦女，不外兩種；一種是女工，一種是娼妓，前者是賣力，後者是賣性：——他們拚命的和餓死奮鬥，而其結果，仍不免充資本家的奴隸，仍不免充男子的玩物。於此，婦女不可不從

根本上自覺了！但是我此處所謂婦女的根本自覺，決不在鼓吹什麼階級的利益，——這一點，我確信我的見解，和最新的婦女運動者的意見大不相同！——乃在從經濟制度的改造的基礎上，去謀全體人類的利益；引伸我的朋友徐六幾的一句話：『現在的婦女運動，既不是以中流婦女的利害爲中心，也不專以勞動婦女的利害爲主眼，是立在全體人類真正自由平等的理想上！』

## 七 階級的打破

產業制度給與婦女的影響既如此重大，也無怪乎有一般人應運而興，從根本上去推翻婦女的職業生活，而代以母性的教育，和家庭的復興。但是我們又要知道，無論產業制度的惡影響害了許多婦女，換句話說，『婦女職業，無論在其過程上有怎樣的弊害，和悲慘

而其所帶來的婦女思想的變化，以及這種弊害和悲慘反能促進社會的改造，明明白白的是有進化的意義的東西；並且這種弊害和悲慘也不是不可救藥的事情，換言之，即婦女職業的不好處，我們總有比較好的方法去補救，所以如果僅因有病就主張不如死去再投胎的人，未免是因噎而廢食了！

但是如何去補救這些自然的弊害和悲慘？這確是一個富有趣味的問題。欲解決這個問題，不可不先知道現在婦女職業問題的真相，因為現在的婦女職業問題，本來是從一個源泉——這個源泉，從積極方面說，是婦女要求經濟的獨立；從消極方面說，是婦女被高生活的壓迫——流出來的，可是現在硬有一批人大聲疾呼什麼「階級的自覺，」「階級的利益，」這一來，不獨把整個的人類分做兩半，而且把

全體的婦女也分作兩半，將來的危險，恐怕要鬧到一個不可限量的地步！本節要講的，就是關於那些人大聲疾呼的學說，又由我個人的意見，去證明把人類分作兩半是狠危險的事，並且想藉此補救現在婦女運動者的偏狹的見解，然後我們再來討論如何去補救上述的那些悲慘和弊害。

他們把關於婦女職業的運動分作兩種：一種是在自由職業方面開拓新領土，打破男子在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先權為主眼的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一種是以改善動條件為目標的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他們關於前一種的代表論調，大概是：『這種中流階級的婦女解放論所以近代社會得勢的，在實際上，就是因為資本家階級要利用婦女的勞動來增加他們的財產，和保證他們的利益。』在表面上得着婦女解

放之名的婦女，爲免餓死起見，不顧勞動條件之如何，大批的殺到勞動市場來了！她們所以受資本家階級的歡迎，是因爲他們的工資比男子低，並且容易被利用來制服男子。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下所能承認所能包容的個人的自由，不是發展自己的意義的自由，只是勞力買賣的自由：——搾取他人，或被他人搾取的自由！照此看來，立在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的婦女解放論，終久是一個夢想！』我以爲他們觀察的第一個錯誤點，即在把一個事體分成兩個事體！由生活壓迫而要求職業自由的婦女，又由產業制度而蒙其弊害的婦女，無論如何，找不出兩種來！不錯，資本家利用婦女之可惡，婦女被資本家利用之可悲，我們不用躊躇的一致承認，然而利用和被利用的，不都是在資本主義下要求職業的婦女嗎？不是包括中流階級和

勞動階級的全體婦女嗎？我們只能認定婦女解放在資本主義下是無望的，然而不能說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就在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為她們所肯定的，只是婦女不可不有與男子同樣的職業自由；反之，我們更不便說，在同一勞動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另有一種勞動階級的婦女，——她們並沒有被資本家利用，也沒有肯定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為我們一說他們的任何一方面，就是表示婦女勞動者全體的意思。總而言之，我們承認婦女的職業生活是同出一個源泉，至於婦女向社會各方面去謀職業，就好像由一個源泉發出來的許多支流，凡是在工場中勞動的婦女，都是這些支流中的一個，不能分做兩個。第二個錯誤點，他們先假定婦女有兩個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而把職業生活的必要與不必要來區別中產階級的婦女和勞動階級的



婦女。」他們說中流婦女之就職業及維持其職業生活，在未婚女子上，是由於：(1)剩餘精力之利用；(2)自己生活之支持；(3)父兄收入之補充；(4)結婚費用之貯蓄；而在已婚婦人上，則由於：(1)不願意拋棄有利的地位；(2)補足丈夫的收入；(3)供給子女的費用；(4)買奢侈品。

我以為這些都是片面的觀察，因為他們所舉的這些事，都含有一層普通的性質，決不是像他們假定的只屬於這種，不屬於那種。若謂中流階級的婦女去就職業是就可不就的，是一種補助品或副業，不像勞動階級的婦女那樣的必要，那嗎，當她們父兄收入不足時，她們是否有補充之必要？當她們自己生活動搖時，她們是否有支持的必要？又當她們生下子女而丈夫之收入不能支持時，她們是否有供給之必要？爲什麼說她們無必要呢？『吾恨年年壓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是不是想蓄幾個錢去縫自己的嫁衣？』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是不是爲的『當窗理雲鬢，對鏡插花黃？』爲什麼說她們無必要呢？』這樣看來，不管是何種婦女，只要是因受經費的壓迫去謀自己的生  
活，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的生存 這種婦女，在主觀上，客觀上，都有職業生活的必要，而且是主要，已不待言了。 他們第·三·個·錯·誤·點，即在把虛·僞·的·經·濟·獨·立當作真·實·的·經·濟·獨·立！ 他們說，比方香亞公司的女主人和女僱員間，雖是同『性』，然而找不出利害一致的關係：所以要利害一致，非先有階級的自覺不可；因爲女主人只知道女主人階級的利害，女僱員只知道女僱員階級的利害，兩者間決沒有共同的利害。 我們對於這種論調，先要問充女主人的是不是真正的經濟獨立？是不是要靠她的丈夫——男主人——才獨立？ 如果屬於前者

，我們相信，凡是現在能夠用自己力量獲取經濟獨立的婦女，一定是對於解放她們自己上有根本覺悟的婦女，即使她做了大公司大商店的主人，她對於所僱用的婦女，一定能夠以她本身得做主人的經驗來優待他們，決不致漠不相關，何況在做生意上還有一層密切的關係！

譬如麥梨沃爾絲通 克拉夫特女士做了香亞公司的女主人，她一定和女僱員打成一氣，她雖是英國人，她一定不會像某個英國女子所說的話：——這位女子的話，被山川菊榮夫人引來做指摘女權論者的根柢——「自己從前無論是怎樣熱心的女權論者，到了自己作主人的時候——就沒有人能夠照着女權運動的標語：『對於同一工作的同額報酬』去實行！她們必定利用她們平素極力反對的男尊女卑的風習，給婦女以少額的工資。」像這個英國女子的話，不過表示她自己沒有根

本的覺悟，或者她自己曾主張女權論後來又變節而爲一個資本家式的學者。如果是因爲自己的丈夫開商店而蒙一個女主人之名，這種女主人還是不配說經濟獨立四個字，自然她沒有婦女解放的根本覺悟，那嗎，她對於女僱員之漠不相關，本不足奇！我們要看清這一點，才可以知道那般鼓吹階級利益的人，錯把虛偽的經濟獨立當做真實的經濟獨立。最後，他們觀察的第四個錯錯誤點，即在以女權運動代表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我並不是好爲女權論者辯護，不過真理自是真理！女權論者的目標，在要求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及職業上男女的機會均等主義！老實說吧，即凡是一個女子應當有利男子的一切平等權。她們並沒有宣言過：「女權論者只要求中流階級的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乃至職業上的平等；至於勞動階

級的婦女，我們不能代表她！」不僅如此，她們要求婦女與男子平等，即無異乎要求人類全體的平均；換句話說，即無論何人，皆當平等！這是何等正大公平的光明運動！我們不能抹殺良心，硬加以代表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的惡名。若是因她沒有反對資本主義就深致其諷笑，這又是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這層上面已經說過，不必重提。總而言之，他們觀察點的錯誤，——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已經是不可掩飾的事情了。

他們關於後一種——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的代表論調，大概是：「勞動階級的婦女問題，無論如何，都是不因男女而有所分別的單純的勞動問題。在這個階級的男女，較之由性的區別而發生的利害的反背，不如因境遇相同而發生的利害一致之更為顯著。」在他

們，改善勞動條件這一件事，常爲他們直接而且最重大的問題。」

於是他們又舉出勞動階級的婦女問題的特點：(1) 婦女勞動者要有自衛的組織；(2) 婦女勞動的範圍決不能無制限；而歸根於勞動者的問題，除了勞動者自己覺悟以外，再沒有解決的方法。從他們這些話中，我又發現他們自己的論調至少有三個矛盾。第一個矛盾，是他們既說勞動階級的婦女問題不因男女而有所分別，何以對於同爲勞動者，而又同性的婦女，——即他們所說的中流階級的婦女——反而分別起來？難道中流階級的勞動者不是勞動者嗎？我們既不能否認這種事實，那嗎，對於凡是做勞動者的人，不論是男是女，自然應該一視同仁才對。勞動問題的解決，是要全體勞動者自己起來解決，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並且他們做工的動機，雖說都是由於境遇的壓迫，

然以壓迫的程度論，自然男子不及婦女。婦女是長期間被壓迫的人；她們一旦脫離這種壓迫而入職業範圍以內：她們的親切，或者因性的特質的關係而比和男子的更進一層。所以婦女從人類全體上看來，固非和男子提攜不可；而從婦女自身上看來，尤非婦女互相團結不可！本此，婦女勞動者決不能分爲兩途，即使已分爲兩途，亦非趕緊合體不可。然則鼓吹階級利益的人，未免太不思之甚了。第二個矛盾，即在他們誤以改善勞動條件爲勞動階級的婦女的惟一主張！他們不滿意女權論，不外是以女權論的結果，徒使一般婦女只顧吃飯，不看碗裏是米是糠；他們的意，思就在進一層使這些婦女不要吃糠，而要求吃米。殊不知女權論決沒有主張婦女應該吃糠的宣言，不僅如此，他們明明白白的標榜男女的機會平等主義，這個主義所包

含的意義有二：第一是狹義的，即專指勞動者方面，男女有平等的機會，如男子有工可做，婦女也應有工可做；男子每月二十元，婦女每月也應二十元；第二，是廣義的，即汎指自由的職業各方面，男女應有平等的機會。這裏又含有兩種意思：(1)在同一職業中的平等，(2)在不同的職業中的平等。前者比如織布間的女工頭，應與織布間的男工頭平等；後者比如大公司的主人，應與大公司的僱員平等；因為平等的真諦，遠在金錢勢力之上，這是不不知道的！照此看來，女權論的主張，充其量尚不僅包含勞動條件的改善，乃至侵入產業自治的範圍；即退一步說，假定女權論開初本沒有這種意思，使一般婦女吃糠而不自覺，然而亦非女權論意料所可及，因為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現在主張階級利益的人，硬把改善勞動條件這塊楠木招牌舉起來



，說是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的目標，而在實際上，又不能不承認中流階級的婦女一致的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以及女權論的學理上並沒有只使婦女吃糠的事，那嗎，他們的矛盾，不待攻而自破了。第三個矛盾，是他們以為中流階級的婦女只知道與男子自由競爭，殊不知婦女因經濟的高壓力而就職業，照我們上面說的看來，只有男子和婦女自由競爭的，只有婦女被男子擠跑的，要說婦女向男子競爭，恐怕要到女性忠的社會成立以後。他們又知道，自由競爭不過是弱肉強食的變名，如果他們平心考察，他們也應知道所謂中流階級的婦女，決沒有和男子自由競爭的這件事，那嗎，爲什麼偏偏的把自由競爭這個罪名硬加到中流階級的婦女身上？這豈不是一件冤枉的事情嗎？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們承認勞動者的問題，非全體勞動者自己解決不可，但就目前的婦女勞動者論，她們尤其應該有一致的團結，使她們自己決定某種勞動是否適於婦女，而定職業的去取；爲救濟現狀計，改善勞動條件也是一宗急務。除此以外，我們不承認同一勞動者，同一婦女勞動者中，尙有什麼階級之分別和階級的利益之存在，我們只知道勞動者全體的利益，自然不知道有所謂中流階級的勞動婦女，和勞動階級的勞動婦女，因爲我們惟一的目的，即在階級制度的打破。

## 八 母性與職業

這一節本應放在第六節——『悲劇之誕生』——後面的，因爲現在有一般人根本上承認母性與職業是不相容的，他們又以爲職業對於婦女，——尤其對於爲母的人，只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把他看做一個

可怕的悲劇；不過我們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悲劇，和上面說過的婦女勞動者的慘苦與賣淫的惡毒一樣，同是一件可以補救的事情；我們又覺得如果要設法補救，先不可不打破那種階級利害的學說，而視這種補救方法爲全體勞動者自身的問題，乃至全人類共通的利害關係問題：本此理由，我所以把母性與職業的關係，排在第七節——『階級的打破』——以後，這是應該聲明的。

現在婦女職業問題所以被一般人視爲重大的，初不在產業制度所及於婦女本身的毒害，而在婦女職業與家庭，——尤其與育兒的任務不能並立的困難很多！詳細點說，婦女如果一面就職，一面又養育子女，這種境況，不但止於破壞婦女自己的心身，并且還給次代國民的運命以莫大的惡影響！爲此說的，就極力主張婦女復歸於家庭。

以育兒爲唯一的任務。但據我們的眼光看來，他們這種辦法，又是因噎廢食！爲什麼呢？如果說婦女不應兼差，那嗎，設法以育兒的任務專交給於一種人，豈不甚好？如果說婦女就職業有害處，並且影響到她們的子女，那嗎，設法補救這種害處，豈不甚好？如果硬說婦女不應該有職業，那嗎，我要先問婦女是不是應該經濟獨立？是不是應該受男子的征服？由此，我們就可以決定我們的總意見了；我們承認婦女——尤其是爲母的，在職業生活上有一種必然的惡影響，但是這種惡影響，是因爲，第一不許婦女有經濟上的自由的反動，第二又以育兒的任務一齊加到婦女身上的結果；所以我們相信，如果育兒的任務能從母親的手裏移到專門家的手裏，那嗎，第二種的惡影響可以免除；如果產業管理的任務能從資本家的手裏移到勞動者手裏

那嗎，第一種惡影響亦可以免除！不此是圖，只斤斤於婦女以育兒爲唯一的任務，多見其保守性太重，而觀察點太徧啊！

關於本節所要講明的，可以分作兩部：第一部，是我們承認的在現存狀態下職業生活及於母性的弊害；第二部，是我們尤其承認的育兒的任務及於婦女自身的惡響！——但我們同時承認這兩部分都不是不可補救的事情；至於害惡的程度，我們還要說後者過於前者。

先說第一部。——婦女一面做工，一面育兒的害處，不獨及於婦女的本身，而且影響到她們的子女上面，這確是一件可注意的事情。我們現在不必旁徵博引，只把下面的五個表看看，就可以知道她的影響了。

(1) 出產以前還在工場勞動的婦女，生出子女總不肥胖。

格郎

母親出產前還勞動的乳兒重量

三・〇一〇

母親出產前休息了十日的乳兒重量

三・二九〇

母親出產前休息十日以上的乳兒重量

三・三六六

(2) 母親產後入工場，對於嬰兒用乳與不用乳的死亡率比較。

出生實數 死亡實數 傷亡率

用母乳的嬰兒

二八八〇

三二八

一二三・九

不用母乳的嬰兒

二三四

七四

三一四・九

(3) 母親勞動與乳兒死亡的關係

出生實數

死亡實數

母親在工場做工的

四九五

八三

母親在工場外做工的 二三六 二九

母親做工的總計 七三一 一一二

母親不做工的總計 五四五 八八

(4) 勞動者的乳兒死亡率，比較自由職業者的乳兒死亡率要高四倍。

出生 實數	死亡 實數	〇— 一歲	一— 三歲	三— 六歲	六— 十二歲
五六	四一五	二二〇	六二	六二	八一

自由職業者 (商人 牧師等)	五六	四一五	二二〇	六二	六二	八一
----------------------	----	-----	-----	----	----	----

工場勞動者 (鐵工 業之類)	八〇 九四九	一七二二	四六三	三三七	三六四	五六
----------------------	-----------	------	-----	-----	-----	----

(5) 在經濟生活上的下層社會，比上中社會的乳兒死亡率較多。

英國（伯明罕市）

德國（厄爾浮爾特市）

上層社會……

上層社會……八六

中層社會……

中層社會……一七三

下層社會……

下層社會……五〇五

五〇—一〇〇

二〇〇強

但是因爲幼兒的死亡率通常在母親出外工作的地方較多，就說這完全是婦女職業生活的惡結果，這話未免太不思之甚！爲什麼呢？幼兒死亡率較多的原因，決不止母親在工場中勞動的某種惡影響，同時還有其他的緣故，其主要的如：（一）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因爲貧富的懸隔，衛生的不完備，疾病和症疫之流行，等等，幼兒死亡的率一樣的較多；（二）母親雖不從事工場勞動，然而在負擔特別重的家庭，如因塵埃過多，看護之不周到，以及乳汁之缺乏，等等，幼兒由此



死亡的亦屬不少；(三)在礦山地方，因為空氣之惡濁，工資之低廉，以及過度筋肉勞動，等等，亦足減殺幼兒的壽命：所以英國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會長布拉克女士說：『由嬰兒死亡率統計所得的一般的結論，只不過是貧窮與人口稠密不適用於嬰兒的健康這一點，決不能說到母親的工場勞動自身以惡影響給與她們的嬰兒』

我們也不必一口咬定，母親的工場勞動對於嬰兒絲毫沒有害處，我們知道他有多少害處，但這種害處，決不能歸罪於婦女職業生活的自身，充其量，只能歸罪於婦女的育兒任務。因為我們甯稱婦女生來是一個適於職業的人，不是一個適於育兒的人；婦女只因育兒，就長久的埋沒在家庭以內，長久的受了男子的征服；婦女要逃脫這種無理的征服，職業生活確是一條唯一的逃命路：何况經濟獨立的要求，

已成爲婦女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在這時候，只有順應他的趨勢而謀一層根本的解放，不應反以痛苦和束縛的育兒任務加於婦女之身！還有一層，爲母親的不必盡具有爲其子女之最良哺育者的資格，若強課以育兒的任務，不足有害於母親的自身，且亦影響其子女。

主張母性教育和家庭復興的人，還有一個根本的誤解，即把家庭這個東西完全當做兒童的領域，所以他們看見婦女勞動者的嬰兒稍爲多死了幾個，就大發牢騷，說家庭本是爲兒童而設的，母親本是爲兒童而生存的，因此母親非回到家庭不可！而在實際上，我們都知道的，家庭這個東西，決不是爲兒童而設的育兒所，只是爲父母而設的休息所，有時也帶點事務所的意思！那些小孩子，不過是偶然闖進來的罷了！所以即使婦女復歸家庭，也不是爲育兒這種任務，或者是

手工業的復興，使她們再依此爲生活的根據地，但這事終於一個空想。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家庭固不是爲兒童而設的，婦女也不是爲兒童而生存的，爲什麼偏偏限以育兒的任務呢？

我們的論旨已經轉到第二部的問題了！

婦女以育兒爲唯一的任務的第一個害處，即在阻害婦女心身的發達！不管她們在經濟生活上是一等的人，只要是在育兒的期間，她們不是爲兒啼女號所鬧，即是爲柴米油鹽所累！埋沒在這種境遇的婦女，實極可憐。她們不獨仍然脫不了男子的奴隸，而且還是那些兒童的奴隸！假使她是一個有天才的人，現在勢不能有絲毫的發展；假使她是一個活潑的人，現在喪失了一切的自由！在歷史上，婦女的成績所以不及男子，並非因婦女的才力不及男子，只是由於這種才

力埋沒在家庭這個糞坑內！換句話說，就是因為婦女犧牲她們的終身去育兒！而在職業上，所以不能與男子有同樣可驚的成功，並不足反證婦女的特性，不適用於職業，這只因婦女的特性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不能和男子去競爭；如果是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我相信婦女的成功，一定遠在男子之上！如農業，是婦女發明的；如工業，我們可以說是男子發明的；而現在資本主義的成功與毒害，是不是受着工業制度之賜？將來還有一綫希望的，是不是就在這個農業？我們由此，可以思過大半！即婦女本來是一個適於職業生活的功臣，不是一個專門育兒的俗物！

第二個害處即在我們上面反示過的，婦女一面要謀職業生活，一面又要養育兒童，遑論精力時間之來不及，並且還隱伏着一層危險，

即因子女的養育費，致使她們不擇勞動條件的優劣，不顧精神能力的限度，終其身爲這些偶然闖進來的小孩子所累！於是就有人說，誠如君言，那嗎爲什麼還使她們去求職業生活呢？我們老早的答覆，就是爲使婦女免於育兒的痛楚和束縛起見，所以婦女不可不離開寄生的，瑣碎的，非人道的家庭生活，而進到獨立的，單純的，富有希望的職業生活！我們並且不辭大膽的斷定：家庭生活無論怎樣的優美，就好像妓女接客時那樣的妖媚；職業生活無論怎樣的殘酷，就好像義士殺身時那樣的悲壯！現在的問題，只在如何能使婦女職業進到一層美滿的地步？如何能使婦女再不爲育兒所累？除此以外，對於婦女職業的本身，早已不容可以懷疑的餘地。

第三個害處在爲母的所及於子女的影響！剛才說過，爲母親的

不必盡具有爲其子女的最良哺育者之資格，這話我想誰也不能否認。

「在人類社會的初期，母親的本能或者曾是維持種族最良的或唯一的方法，但是在今日這樣的社會，不是以哺育子女像植物動物的培養一樣，以一切新知識和一切新設備，委之於熟練的專門家還要幸福些嗎？」這一層害處，更關緊要，我們不厭從詳細的推論。試以經濟生活爲標準而分上中下三層社會：上層社會的婦女，因爲有餘錢可以僱奶媽，她除掉在名義上血統上與兒童有關係外，其餘的親密，被奶媽占去大半。但是當奶媽的，也不一定都是最良的哺乳者，尤以我們中國北方的奶媽是這樣。我曾看見許多小孩子，面貌，性情，都成了「乳母化」，往往有生來很美麗的嬰兒，一吃了醜惡難看的奶媽的奶，就變成奶媽那副醜模樣兒！如果奶媽還有惡疾，或是遺傳病，吃她

奶汁的小孩子，一定蒙着更不良的影響。再看中層社會的婦女，自己哺乳的總占大多數，她們一面要謀生活，一面又要哺乳，因此往往失掉職業的好機會，或是忍苦耐勞的兼差；她們的精神，自然是來不及。又因理家，對外，過忙的結果，乳汁亦未見十分充足，所以小孩子長成一定身體和精神都不很強旺。至於下層社會的婦女，不用說更可憐了：她們過的是一種非人類的生活！那睡在她們懷裏咬着乳頭的嬰兒，就像一個惡濁不堪的籠裏的小豬！她們只因貧窮不能得着健康：自然生出來的兒童，也不是健康的種子！並且往往因為子女所累，不是陷於自殺的命運，就是殺子女以便減清擔負！這是何等悲慘的事情！如果她們在有鉛毒的危險的職業中去勞動，以及激烈的筋肉運動，更足妨害她們的生產，更不消說。這樣看來，婦女因

境遇或性質的關係，不能具有爲母的資格，而又不能脫離爲母的任務，這種情形，無論對於婦女本身，對於兒童方面，只有合之則兩傷，分之則兩美的！假使兒童的養育移到專門家的手裏，婦女可以專心上，發展她們的天才，完成她們的職業，這不是一舉數得的事情嗎

！ 歸結我們的意旨，約有三項：

- (一) 職業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母性確爲有害；
- (二) 育兒任務，對於婦女，無論如何有百害無一利；
- (三) 前者之害，可以補救；後者得因移植而臻完善！

但是什麼是我们的補救方法呢？

## 九 治標與治本

我們的補救方法，可以分爲兩種：第一種，是法標方治，是爲應



急起見；第二種，是治本方法，是爲圖永久的幸福起見；今分列於次

第一種，治標方法。爲排列的便宜計，把治標方法劃作三段：

(甲)勞動權方面。我們在第五節中說過，婦女要求職業的平等，乃在要求獨立的勞動權和獨立的生活權！什麼是勞動權和生活權？即無論何人都有勞動的機會，同時即都有生活的權利。前此婦女被男子征服，由於男子不以獨立的勞動權給她們，致陷她們於一種寄生的生活。所以婦女要謀自立，自非要求獨立的勞動權不可，像那種家庭中的勞動，決不是人類正當的勞動。

(一)勞動機會之獲取。世間決無不做一點事而可以坐吃的人，婦女要想生活，自然非勞動不可；然欲求勞動，不可不先得勞動機會。

現在的所有勞動機會，差不多都被男子獨占，壟斷，這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情！明明一種職業擺在那裏，往往婦女想去獲得而總被男子排斥，甚或婦女已經獲得而亦被男子擠出；因為有這些不平的事實，所以婦女在未有職業以前，第一不可不要求職業；在既有職業以後，婦女更不可不使自己的職業得着一層有力的保障！婦女們常因失業問題陷於一種極悲慘的命運，這是一個最大的人道主義的問題！如果婦女獲得勞動的機會，能使她們自己因勞動而得光榮的麵包，更因團結而得芬芳的牛油，那媽，資本案無論如何凶險，男子無論如何自私自利，都不足爲害於她們了。照此看來，婦女獨立的先決問題，不用說即在這個勞動機會之獲取。

(二)勞動組合之勢力 今使婦女有了勞動的機會，得着職業生活

，然而勞動者的勢力，向來是不能敵過資本家的，勞動者如果不團結起來，爲自衛的組織，他們終必爲資本家所賣，尤其對於婦女勞動者是如此。到現在，婦女應該知道，無論何人不僅有生活權，並且有一層充裕的生活權；若是報酬和勞動不相稱，比如過度的工作而僅得過廉的工資這一類事情，那嗎，勞動者就不可不起而反抗！這種反抗運動，現在歐美各國正是鬧到最凶的時候，他們——勞動者——的境遇所以漸漸的改善，不用說是因爲他們有最鞏固的自衛的組織。

這種組織表現在各國最有勢力的就是勞動組合 (TRADE UNION)！本來呢，勞動組合是全勞動者協力自衛的團體，似乎不應分別「性」的界限，不過婦女因爲某種職業，或某種程度的必要上，起而組織婦女的勞動組合，也未始不是一件有利於她們的事情，九其在兩性間沒有

充分了解的時候。(比如男工排斥女工等事)關於此點，向來有兩派主張：一派以為婦女的勞動組合，應和男子的分立，其所執理的理由，只是因為男女混同團結的時候，有不能不調和雙方的利害的困難；他一派，則主張男女應混合的團結，理由很充分，他們以為若只由婦女去組織的團體，其結結一定是(1)財政困難；(2)組合員的移動，使團結的基礎不能鞏固；(3)對資本家的抵抗力薄弱；(4)勞動者自身的分裂；(5)往往被人利用。這樣看來，男女勞動組合的分立，於男女兩方面是互相不利益的，所以除了只以婦女從事的職業的情況，或為特殊的教育上的目的外，總以男女共同團結為好！如果勞動者間「性」的隔閡一時未能免除，那嗎，我還是贊成婦女的勞動組合有暫時組織之必要。至於婦女勞動組合的利益，至少也有以下兩大種：

(1) 改善勞動條件 照例，婦女對於職業，立在兩重不利益的立

腳點上：第一，從事同一的工作而工錢比男子低廉；第二，被認為婦女獨占的職業，無論其真價如何，在經濟上大概都是受很低的評價，受極低廉的報酬：所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運動，實為今日婦女所不可少的運動。這種運動，亦可

分作兩項：

(A) 撲滅工場勞動的弊害 現代的工場勞動，尤其對於婦女有一層可驚的弊害：如(a)長時間的過度工作；(b)從事有害婦女健康的職業；(c)從事對於次代國民有惡影響的職業；(d)產前產後的勞動；(e)劇烈的筋肉勞動等。婦女如果組織勞動組合，對於資本案可以提出大膽的要求，更由鞏固的團結力，

去撲滅或漸漸的除去工場中勞動的弊害。

(B)要求與男子工資平等。婦女勞動者的工資所以比男子低廉，有種種複雜的原因，現在不能詳說。關於這一層，也有主張不同的兩派：一派置重於現在各個婦女的利害，看婦女的現狀而作標準，而反對婦女要求與男子同等的工資；他一派，則從更遠大的見地，不以各個婦女的目前一利一害爲重，而以全勞動者一致的利害，及其將來的共同幸福爲重，主張在男女間採用同一的標準。我贊成後一派，因爲他們的理由非常充足。我們既覺得舊來婦女工資低於男子的理由，到現代差不多條件不能成立，同時又覺得採用不同的標準，對於勞動者無論那方都有莫大的害處，（借此處不能詳說）所

以主張婦女的工資，應採用與男子同等的標準。

(2) 限制職業範圍。一個人決不能無所不能，對於不能的事如果勉強去做，一定發生許多弊害和危險。入近世以來，婦女已開拓了職業的廣大的新領域，由一時的經濟獨立心所驅使，和高級生活程度的壓迫，殆有使她們不暇選擇職業條件的形勢。結果自然有一些職業是不適於婦女的：如有鉛的毒工作，如纖維性粉塵過多的工作，又如礦山的激烈勞動等，有害於婦女本身的健康，和及於次代子女的惡影響，自不待言。不過我們同時也應知道，像剛才說過的那些有害的工作，不獨對於婦女，即對於男子勞動者也一樣的有害，我們只能說這種弊害及於婦女的更爲顯著罷了。既然有些職業

不適於婦女，自然有限制婦女職業範圍之必要，但是這種限制，決不能由資本家或男子勞動者代她們去定，因為如果這樣，婦女所蒙的損失，將遠在未被限制的時候以上，這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情；如果婦女的勞動組合已經成立，她們知道職業之選擇，由她們自己去支配職業範圍，這件事你說多們好啊！

(乙)生活權方面。關於生活權的學說分兩派：一派以為無論何人，不管他勞動不勞動，都有生活的權利，這是無政府主義派的學說；一派以為無論何人，只要他勞動，就有生活的權利，但不勞者無食，這是社會主義派的學說；我個人願意提倡後一派的學說，因為前一派的理論雖高，而在近的將來確無可能性，並且在今日提倡前一派，適



足引起種種不可救治的流弊，故不如提倡後者。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社會中有一件怪事，即有許多確是勞動的人而往往不能自活。婦女尤其如此！無勞動的機會而不能自活，與有勞動的機會而亦不能自活，這通通是社會組織的大缺陷！婦女往往因某種自然的特殊的障礙而失去勞動的機會，因此而不能自活；又有因某種人爲的普通的排斥而不能獲得勞動的機會，因此不能不另謀其他不正當的生活的方法。前者如產婦，後者如娼妓，今分說如次：

(一)產婦保護之規定。婦女生子是第一種神聖的義務，我們人類社會賴此才不致於絕滅，所以在純理上產婦應當受社會的特別保護！在這一點，我狠贊成母權論者的學說，因為他們也是這樣主張，不管我對於他們有多少不滿意的地方。不過我和他們的根本分歧點，

即在產婦所產的結果——兒童，他們主張仍歸母親養育，我則主張由社會公育，理由等後面再說。威爾士（H. G. Wells）假設得好：「國家向可做強壯的婦女說：『打字嗎？這不是你的事情！做裁縫嗎？也不是你的事情！恐怕只有生產小孩子是你們的事情！』然則你們不可不望國家保護沒生小孩子以前的婦女。生了之後，便當安置小孩子於優美的地方，施以適當的教育！』所以威爾士主張爲母親的有受國家的年金之權利，（與母權論者同）同時主張兒童的教育應該是國家的責任！（與母權論者不同）我們在上面曾舉產前產後的婦女在工場中勞動的弊害，所以母親的年金或是產婦的補助費，應該列在國家或社會團體的預算裏面。產婦停止工作的時期，至少應有三個月，即產前一個月的休息，產中一個月的消費，產後一個月的調養；

而在停止工作的期間，不獨國家或社會應與以特別的保護和優待，而且有保障。當她回復體質時，仍然有勞動機會的責任。這種責任，無論如何不能免掉，或躲避！

(二)廢娼運動之厲行 人類生活中而有娼妓這種生活，真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但是娼妓的由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了，有七八是蒙現代經濟組織不良的影響。如果婦女有正當勞動的機會，她們縱然吃苦決不願意爲娼。只因婦女向來是弱者的第一步，常被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所排斥，使她們不得不幹這種非人道的生活，而同時仍不得不受男子一層的輕侮。現代的廢娼運動，無論他是不是徹底，總之對於救濟這種不幸的婦女一點上，我們應當絕力的提倡。我們不獨要撲滅工場以內的悲慘，同時更要撲滅工場以外的悲慘！那嗎。我

們應當怎樣去廢娼呢？

(1) 從社會上 立禁娼會，或廢娼會。

(2) 從經濟上 設婦女工藝所一類的機關。

(3) 從法律上 利用國家的力量，廢止娼妓。

(4) 從人道 革新濟良所，婦孺救濟會一類的組織

(5) 從醫學上 學界按月或按週發表花柳病統計表。

(6) 從輿論上 鼓吹廢娼運動，或按止有關於娼妓的文字。

(7) 從教育上 公開性的教育，與注重性的衛生。

(8) 從婚姻上 提倡自由結婚，乃至自由戀愛！

就本文範圍說，自然(2)最要緊；因為我們早就知道，現在的婦女只有賣力，賣性，和餓死三條路可走；現在既不讓她們賣性，當然不

能看她們餓死，所以唯一的補亡之道，即在多設婦女工藝所一類的機關，教她們有一種工業上的技能，去謀獨立的生活。久而久之，娼妓自然會絕滅於人世了。

(丙)教育權方面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的全國所有工人都停了工，合聲唱道：『從今以後，一個工人，他不可作八小時以上的工作！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八小時！』可見勞動者要求教育的真切！因為人生在世，決不止於要求酒醉飯飽，而且爲滿足知識上的慾望，故不得不要求教育。但是從來的教育，都是以男性爲中心的，都是爲有錢的人而設的，所以對於無錢的勞動婦女，從不把她們放在眼中。不過現在我們要說的，只能限於婦女職業的範圍，換句話說，我們在這種廣泛的教育範圍內，要提出一個『婦女

職業教育』在這裏說說。

我要請諸君原諒，我不是一個學教育的人。不懂得教育的原理，不過我始終相信教育是爲人生的，是順應社會狀況的，是男女應該一律同等享受的；我更相信，凡是一個人，都應該有勞動權，同時就應該有生活權和教育權！本此理由，婦女的職業教育，才有一層必要的必要！我們並不願意婦女和男子在職業上自由競爭我們也知道自由競爭不過是弱肉強食的變名！然而我們替婦女自身去想，她們往往被男子排斥和擠出，是因爲什麼緣故才能被男子排斥和擠出呢？又她們在職業生活上，何以不能有男子那樣的成功呢？當資本家或男子勞動者壓迫她們的時際，她們爲什麼往往陷於一個失敗的結果呢？這些問題，使我們不能不齊答一句：『只因她們沒有職業教育！』

「有了職業教育，她們的工作一定可以熟練，她們的知識可以養住男子，即可以減少或免除男子藉口排斥的理由，而不致於被男子擠出。有了職業教育，她們在職業生活上便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能，完成技術上一種巧練的成功，充其量，大可超過男子的成績。有了職業教育，她們可以團結一個鞏固的團體，去抵抗資本家，縱因抵抗力之薄弱而失敗，然而只要她們有一種技術，有一種教育上的經驗，即不愁無吃飯處，故雖敗猶榮！」

對於解決上面那些問題而起的，於是乎就有一種女子職業學校，和女子勞動學校！這種學校的宗旨，即在教授婦女以職業上及勞動上的智識，技術上的熟練，以及婦女怎樣去謀獨立生活的方法。在啓發婦女的思想，在使婦女獲得經濟的獨立的方法上，又在使婦女

預備一種反抗的抵抗力上，以及對於婦女不分貧富老幼一律加以收容上，確是與其他學校不同，或比他種學校優勝的地方，所以我們惟願這類學校的發達和進步，以便促成婦女真正解放的成功！

第二種，治本方法。治本方法有三：一曰，從男性中心主義到兩性平等主義，二曰，從政治改造到經濟改造，三曰，從兒童私育到兒童公育！

(一)從男性中心主義到兩性平等主義。自從在歷史上某時期男子壓服了婦女之後，一直到今日社會還是以男性為中心！法蘭西大革命前的自由，平等，博愛諸說，只是專屬於男子！一八三二年英國男子擴充選舉權的時候，竟把法律上所有的「人」(Person)字，改成「男人」(Male person)兩字！一九二一年中國的審判官，還有因為其翁



是某部次長，而不受理其媳的控告的。這是刻骨的男性中心主義！產業革命以來，充資本家的無一而非男子，他們對於勞動者，每懷一種性的偏見，無論什麼工作，都要讓男子先選，選得不才的才給與婦女。在社會上，把婦女看做弱者中的弱者，以為弱肉強食是天演公理。他們又被傳統的學說所惑，說婦女生來就是男子的奴隸，他們想不到原始時代婦女的功績。萬事萬物既以男子為中心，既以男子的利害為標準，自然在男子資本家的勢力下，婦女勞動者不免受許多不平的悶氣。男子為什麼不高興婦女有職業呢？只因婦女職業足以動搖男權！她們把男權的失墜當作人類的破滅，像哈雷慧星碰着地球一般，簡直把男權全盛的社會誤信作社會進化最後的而且最高的階級。一般母權論者，在某種意義上多少受了他們的愚弄，竟至也和

他們一樣，主張婦女不應有職業生活，而復歸於家庭。這就是把時代倒退的意味！我們所以提倡婦女職業，正因可以藉此打破男性中心主義的天經地義，創造一個兩性平等主義的社會，是向進步這條路上開快車走的。婦女囚在家庭，就是男性中心主義最好的表現，為什麼母權論者還沒有覺悟呢？固然啊，像只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我們當然也不敢贊同，不過我們從歷史上及各民族上看起來。那些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無論如何，要比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好些。我們為求人類全體的幸福起見，所以寧拋棄這種偏狹的見解，期待兩性平等社會之實現。因為男子對於婦女的征服，即是無數種不平原因中的一個總原因，如果兩性間能夠平等，互助，協作，我們的社會，必進於一層優美的境遇。到那時，婦女的職業早已不成問題了。

(二)從政治改造到經濟改造。在今日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下，與其從政治上期望解放婦女，不如從經濟上期望解放婦女。爲什麼呢？我們都知道的，現在無論何國的政府，總是和資本家一鼻孔出氣！政府和資本家，已經成了「女性之敵人」這個代名詞。牠們都是男子，而且同是殘忍尖刻的男子！我們試翻各國婦女參政運動史一看，其間婦女不知消耗了多少精力，犧牲了多少生命，直到今日才有幾個大國的婦女得着全部的或一部的選舉權。但是婦女縱然得着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地位，又因勢力之孤單，以及舊來勢力之不易於被政治打破，所以仍然是受制於男子；何況在經濟制度未改變以前，少數的政治上的婦女固然得着比較優越的地位，而大多數的勞動婦女，豈不是仍然在一個和從前一樣的地位嗎？總之，在政治上，法律上的

男女平等，都是一種有限制的平等，決不是絕對的平等。在現存文明國中，往往婦女雖有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的，又往往只有選舉大總統權而無其他政治上的權利的，又往往雖有選舉權和破選舉權，然而在民法上夫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諸如此類的極多，可見純靠政治上的改造，婦女的解放，終久是一個跛形的，不完全的解放。婦女要謀真正的全體解放，一言以蔽之曰，不可不改造現存的經濟組織！這個問題，極其重大，決非本文所能詳及，不過我們可以提出幾個要點。我們知道現存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社會之害，已經到不能再壞的頂點，因此我們不得不要求舊組織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

世。間。決。無。不。勞。而。食。的。人，也。沒。有。勞。而。無。食。的。人，那。時。自。然。無。所。謂。資。本。家，因。為。產。業。的。一。切。管。理。和。支。配。都。歸。於。勞。動。者。的。手。裏；也。無。所。謂。勞。

動者。這。個。專。名。詞，因。為。無。論。什。麼。人。都。是。勞。動。者。到。那。時，『我。相。信。在。究。極。上，不。問。男。女，職。業。必。失。其。強。制。的。為。他。人。的。勞。動，像。今。日。一。樣。含。有。為。麵。包。的。奴。隸。的。性。質，將。來。必。成。為。像。現。在。一。部。特。權。者。所。享。樂。的。那。種。為。自。己。的。滿。足，為。社。會。的。服。務。的。愉。快。的。勞。動！』工。場。的。衛。生，勞。動。的。藝。術。化，把。兩。性。融。成。一。體，努。力。互。助。去。增。進。人。類。無。上。的。幸。福！這。是。我。們。理。想。中。的。社。會，而。且。這。種。理。想，決。不。是。一。個。空。想，必。能。由。人。類。的。努。力。而。實。現！

(二)從兒童私育到兒童公育 偶然闖進來的小孩子，不知害了社會中多少婦人；而婦女職業之成為重大問題，動搖男權尚其次，他們唯一的根據，即在婦女之放棄育兒任務！不知兒童在家庭中私育，不獨對於為母的婦女有莫大的妨害，而且對於兒童的本身更有一層惡

影響。不信吾言的，只要把兒童私育和兒童公育的利害一比較，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公育之利

- (1) 使兒童成爲社會的人。
- (2) 恢復母親的自由。
- (3) 以科學方法去培養兒童。
- (4) 有乳汁純潔的乳母。
- (5) 兒童不論貧富階級一律優養。
- (6) 有小心的看護者。
- (7) 有優美的兒童花園。
- (8) 兒童性靈可以充分的發達。

私育之害

- (1) 使兒童成爲家庭的人。
- (2) 束縛母親的自由。
- (3) 以傳統方法去養育兒童。
- (4) 所僱乳母的乳汁不必純潔。
- (5) 窮家兒童往往受苦。
- (6) 看護未見周到。
- (7) 家庭多數是惡濁的結晶體。
- (8) 束縛兒童的性靈。

- (9) 有小伙伴
- (10) 適宜的幼稚園教育
- (11) 有善良的職業醫生
- (12) 有兒童喜吃的慈養品
- (13) 有合於教育的兒童玩具
- (14) 每天檢查身體有無疾病
- (15) 母親縱死不受打擊
- (16) 另有盲啞院
- (17) 養成勤勞及儉樸的習慣
- (18) 減輕父母的經濟擔負

- (9) 除兄弟姊妹外盡非同伴
- (10) 家庭教育極不完備
- (11) 臨時尋醫最爲危險
- (12) 窮家兒童往往不得慈養
- (13) 購買玩具毫不選擇
- (14) 終年不定檢查一次
- (15) 母親一死所受打擊最大
- (16) 視盲啞兒童爲廢人
- (17) 富家兒童往往驕奢忘情
- (18) 兒童爲父母之累

# 易家鉞著述

家庭問題（三版）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社會學史要

婦女職業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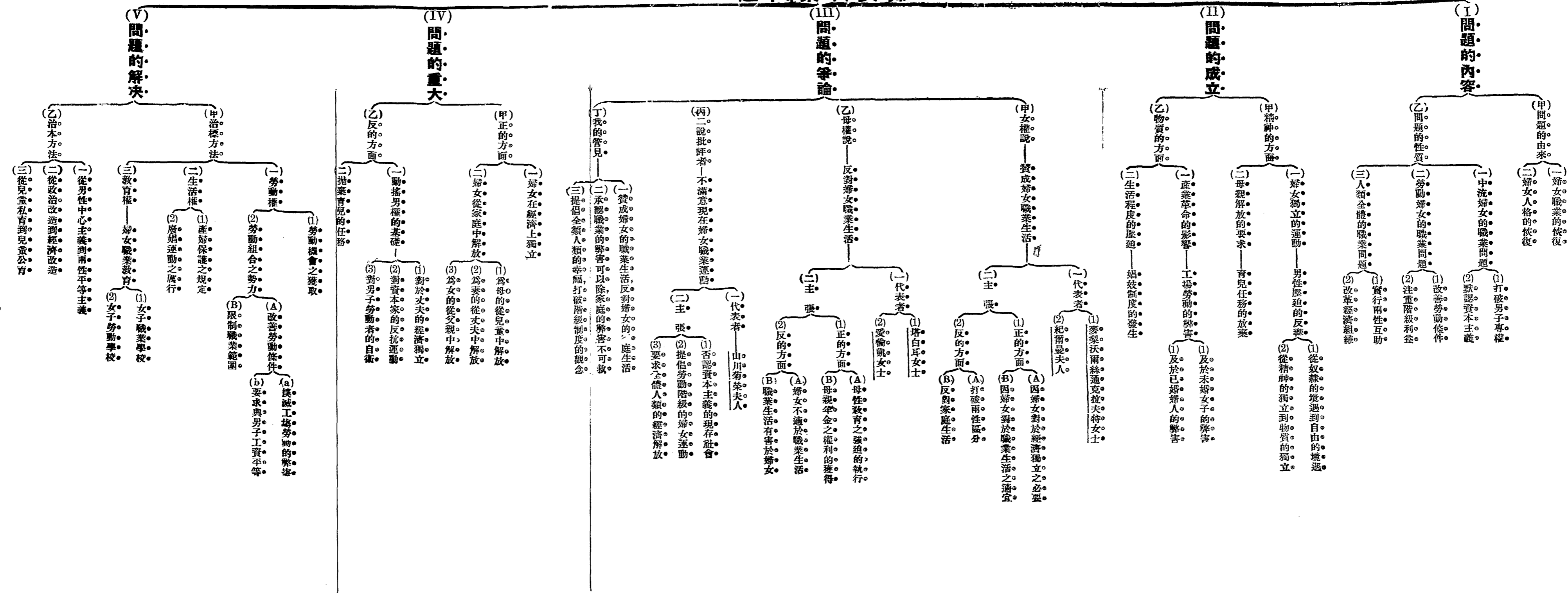
婚姻進化論

（以上商務書館印行）

（以上泰東圖書局印行）



婦女職業問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時脫稿，因為列這個詳表，就誤了我應該寫書學藝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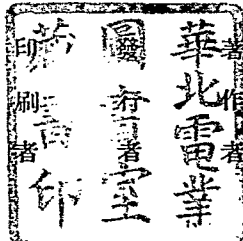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廿日初版

(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寄費二分半)

◎家庭研究叢書之一◎

婦女職業問題

版權所有



易家鉞  
趙南公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泰東圖書局  
重慶唯一大書局  
各處均有代售

54  
602258  
4

C  
3.2

國	
號	3671